

叢山飛俠傳



昭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昭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康德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康德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每册定價四角

奉天城內大北門裡

著作
發行人
三井彌作

奉天鐘樓南灰市街

印刷
人
孟康與

奉天鐘樓南灰市街

印刷
所
振興排印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

發行處
洪順德

第一回

頂禮拜番僧品球示兆逢魔女
尋仇道野裸荒厓肆虐遇仙娥

畧問了問宮中主人姓名來歷 和修道派別 知與別的左道旁門不同 益發放心 當下改了稱謂 三鳳所求既得 又比衆人不同 好不开心 也不管金鬚奴怎樣 畧爲分別 便獨自帶了那少女 往紫雲宮飛去 三鳳走後 金鬚奴原意尋一深山洞壑中修道未成之士 收回宮去 彼此有益 誰知三鳳 如此狠毒 阻人升仙 爲惡太甚 類此孽因 豈日必無善果 大錯已鑄 無法挽救 坐在路旁樹根上 望空咄咄 好生慨嘆 因那峯巒震秀 景物雄奇 不捨離去 便多盤桓了數日 就便物色所求 這日黃昏以後 正在閒眺 忽見天空 飛過一片寶光 恰似星羣飛逝 灑了一天銀雨 看出是隱居深山異人所用的劍光 想會他一會 忙飛身追去 那銀光似有覺察 電清颼颼一般 直向一座高崖下投去 轉眼不見 到了 一看 乃是一座參天石壁 平整整四無空隙 苔痕如繡 藤蔓糾盤 那有跡兆可尋 尋到第二日早起 正在無聊 忽又聽遙天雲際 破空之聲 舉目一看 一道銀光 直在面前飛落 現出一個俊美道童 一見面便問 金鬚奴在此則甚 金鬚奴因所用劍光 俱是銀色 以

爲與昨晚所見 是一個人也忘了問那道童來歷 竟先把昨晚發見銀光 追踪到此不見之事說了 問是否道童本人 道童聞言 呆了一呆 轉問金鬚奴跟踪之意 金鬚奴因見道童一身仙氣 正而不邪 心愛非常 吧那日同了三風 來此尋人 只見一個甫成道的女嬰 現已被三風妄用魔砂 收回宮去 自己因使命未完 尙在尋找等語 通盤說出 道童人甚機警 聞言心裏又驚又急 臉上却未顯出 反笑問金鬚奴自己正是昨晚駕劍光出遊之人 所居並不在那巖下 祇爲尋找一株藥草未得 隨即隱身 從巖下深澗中 繞飛回去 所以未有相遇 既承青眼 可入選否 金鬚奴見那道童 看上去年紀雖輕 人甚老練 飛劍已有根底 絕非初學之士 如能網羅回去 豈不比那女嬰 又要強些 祇爲他穿着道童裝束 必有師長 不便出口 雖得他一些唇舌不費 自願前往 正合心意 不道事太容易 引了生人入門 不能不加慎重 便盤問道童的來歷 和師長的姓名 那道童原有深心 隨機應變 造了一套言辭 假說姓章名容 師父原是一位散仙 自己因犯小過 爲師逐出 自念學道未成 稍一不慎 誤入歧途 終年遍遊名山大川 一爲訪師 二爲擇地隱修 難得有這種海闕仙景 曠世奇緣 故此降心相從 敬求引渡等語 詞色誠摯 極其自然

金鬚奴那般精細謹慎的人 竟爲所動 信以爲真 暗忖即使萬一有點什麼 自己也還制伏
得他過 便滿口應允 渡他入門 道童大喜 立時拜倒在地 又畧問了問宮中應守禮則
以及衆人稱謂 逕自由金鬚奴率領 回轉紫雲宮去 那三鳳用強逼迫 收去的女嬰 便是
當年兔兒巖 玄霜洞 陸敏之女陸容波 自從感石懷孕 陸敏疑他與人有私 險遭慘死
多虧極樂真人 預示仙機 賜了一道靈符 叱開石壁 逃子進去 在壁中生下石生 先後
辛苦潛修了多少年 好容易才將嬰兒修煉成形 破石飛出 準備上升靈空天界 完成正果
誰知孽因註定 仍難避免 竟會遇上三鳳這個丫頭 破了護身靈光 遲去數十年飛升
直至日後母子重逢 助石生 金蟬二人脫難 盜去天一真水 巧破硃砂神路 逃歸峨眉門
下 紫雲三女 與峨眉結下仇怨 峨眉五府關 羣仙盛會 兩儀微塵陣 放出南海龍童
金蟬石生 甄良甄兌等 暗入紫雲宮 雙劍斬雙鳳 奪回蓉波元命牌 石生爲母 獨煉
靈丹 才得完成正果 此是後話不提 那初鳳見三鳳金鬚奴 一個收了一個已成道的元嬰
一個引進一個有法力的仙童 先後回來 問起經過 因三鳳這種行爲 最干天忌 雖然
埋怨了幾句 心中未嘗不喜 因這五人 都是新收 須要經過教練 尤其是後收這一個女

嬰 出自強迫 不如人家心願 又壞了人家道基 不能不加防範 錯已鑄成 率性一不作
二不休 表面上仍好好的 用言安慰 給他服了固元膠 和金庭玉柱中留藏靈藥 暗中
却用魔法 立了一面元命牌 把蓉波的真神禁制 如有異圖 無論逃到何方 俱百感應
又將其餘四人 一一分別考查 命他們隨眾朝參 傳授道法 先收三人 乃是二男一女
一名吳藩 乃福州舊家獨生子弟 幼喜方術卜筮之學 年才十五 便被異派中惡人引誘
入了魔道 這年他師父前往雲貴採藥 一去不歸 聞得鼓山來了一個番僧 法術高強 便
去領教拜門 那番僧人却正直 長於品球視影 一見吳藩 說他資質本來不差 祇緣自幼
誤入歧途 罪過太重 恐難得收善果 吳藩心還不服 番僧又拿出品球 行法透視 說
吳藩的師父申鸞 因在苗疆採煉房中 爲峨眉門下醉道人 飛劍所斬 業已慘死 他本人
因爲倚仗邪法 壞了好些 在三年之內 必遭雷擊 吳藩聽他說起自己經過 宛如目覩
起初申鸞原說過 醉道人是他生死對頭 已然遇險三次 這次出門 過期多久不歸 便已
疑遭不測 再聽番僧一說 不由不信 他人甚聰明 師父已死 失了靠山 平素積仇又多
縱不遇雷劫 也難自保 見那番僧聲如洪鐘 容貌奇古 兩個眸子 寒光炯々 射出二

三尺遠 知是異人 再三跪求收錄 那番僧却力說與他無緣 不能收納 因鑒憐他尚有悔道之念 二次用品球 行法視影 命他冥心靜觀 轉眼工夫 相次不見 祇有穿雲裳霞裙的美女 御空飛翔 腳底下的海 却變作許多城鎮山林 一幕一幕轉換 後來飛向一座瀕海的山頭 看去甚是眼熟 好似以前常遊之所 正待往下看去 球上又是一片白霧過去 人物都沒有影子 依舊還原 空明無物 番僧道 你想避過雷劫 再享數十年仙福 快去尋那女子 求他攜帶 便可如願 說罷 瞑目入定 再也不見答理 吳藩無奈 祇得拜辭出來 細想那座山頭 分明是二年前 和中鸞到台去探海獺腎 來煉藥的地方 他原也會許多邪術 便借遁法前去 尋到那座山頭 果然與球中景致 一般無二 仔細端詳好了女子降落之處 地勢極險秘 人却不見 祇地下有兩個土穴 土中生的草木 彷彿新被人連根拔走 有一穴內 還剩下一些斷根殘鬚 斷處白漿珠凝 尙未乾去 沾了點一聞 清香透鼻 猜是兩本藥草 被那女子新來拔去 剛走不久 可惜來遲一步 錯過機緣 正自悔恨欲絕 忽見草際裏 有一物閃閃放光 撥草一看 乃是一根簪子 非金非玉 寶光燦爛 映日生輝 知是那女子遺物 不禁又生希冀 隱身石後 守候了一陣 忽聽破空之聲 由

叢山飛俠傳 十五集

六

遠而近 一道青光 自天直下 光斂處 現出一個女子 正是球中所見之人 手中拿着兩
本靈芝 一到便往穴中尋視 吳藩見那女子 美如天仙 誠恐時機稍縱即逝 忙從石後
縱將出來 跪在地下 直喊仙姑垂憐 援救弟子 來的女子 正是冬秀 目前宮中諸人
個個神通廣大 祇他一人稍弱 自從奉命出宮 雲遊了數日 俱避所遇 這日行經台上
空見下面景物甚美 隨意降落下 來遊覽 無心中發現兩本靈芝 因是希見仙草 打算拔
了回去 再出來尋人探頭一本時 心忙了些 折斷了許多根鬚 恐洩了靈氣 便將頭上一
股碧瑤簪拔下掘那第二本 連根拔起幸好無缺 心中一喜 匆匆飛行 那股簪兒 却遺
落草內 中途想起 反身尋找不見 正自驚惜 忽聽頭後 有人走動 縱出一個十七八歲
的少年 裝束華貴 丰神麗秀 手捧遺簪 跪在地上 苦求收錄 冬秀見那少年根骨 佛
佛不差 加上拾寶不取 在此守候 更見得是個有心人 益發心喜 喚起身來 一間經過
彼此具符所望 吳藩父母雙亡 親族早已鄙棄 一聘紫雲宮 仙景無邊 還有許多仙女
這等人原無天良 逕自隨冬秀往紫雲宮飛去 另一個男的 是個幼童 不啻西山中
苗人之子 姓龍名喚力子 生具奇形 頭扁而短 四鼻上掀 兩眉當中 多生着一隻眼睛

兩手六指並生 一般長短 因爲相貌古怪 一下地 便能言語 父母當他是個妖怪 扔在山溝裏去喂虎狼 那山中的虎見了 不但不傷他 反拿乳去喂 到五六歲時 忽然在山中 路遇他的父母 爲羣獸所圍 這孩子本具靈性 雖知生時一面 却還記得他父母形相 當下打散羣獸 救了出來 他父母也還記得他的異相 他又身量不高 一見便認出是自己兒子 因爲他不爲虎狼所傷 那般勇猛 上下樹杪峯巒 疾如飛鳥 又把作是天神降世 便要帶回家去撫養 雖知孩子 自幼生長荒山 性子極野 家中居不多日 討厭四外苗人禮拜看望的煩囂 仍逃了出來 可是天性極厚 每隔些日 總要採打些山果 送回家去 看望父母一回 留却留他不住 他父母也沒奈他何 到第三年上這日 他又回家省親 時 他父母俱都不在 一問鄰人 才知他父母出外販貨 爲隔山野獍所殺 尸骨無存 他也不哭 強逼那鄰人領路 到了隔山 仗着身輕力大 連殺了許多野獍 他父母的仇人 已爲他打死 還不肯走 定要把野獍殺完才能 野獍人多 後來見上去一個死一個 才害怕逃走 一則沒有他跑得快 二則性蠢 逃起來是一窩蜂 不知分散四逃 後來被他追入一個兩面峭壁千丈 祇有一條仄徑 越更無法逃閃 他跳入人叢中 小手一抓 就是一個

撈到手內 連身躍起 先用五指 往胸間一戮 弄死之後 再隨手擲向危巖之上 打得鮮血四濺 腦漿迸裂 尸橫地上 又如法泡製 再去抓第二個 這最後一羣 百十個野獸 被他打得好似落花流水一般

第二回

珍重故人情碧海黃泉尋舊侶
深銜前世恨洪爐寶鼎鍊神砂

正在起勁 恰值慧珠空中路過 見下面一條灰山溝裏 許多人在擁擠殘踏 內中一個怪眉怪眼的小孩 看年紀不過六七歲 不時飛入人叢 手一起 便抓了一人 擲向岸壁之上 死於非命 慧珠生性仁慈 暗想這孩子 小小年紀 怎的這般歹毒 先本想懲治他 便將劍光往下一坐 落了下去 抓着那孩子頸皮 飛身而上 到了無人之處降下 問他何故如此狠毒 那孩子見神人 把他凌空抓走 直上青雲 已嚇得哭了出來 及至落地一看 乃是一個從未見過 渾身華美的仙女 便跪在地下 結巴巴哭訴報仇經過 慧珠看出他天生異秉 根骨非凡 知是可造之材 便和他說明 帶回宮內 還有一個少女 名喚金萍 原是一個異派中女仙弟子 在相寶山古洞中隨師修煉 這日因師父出外雲遊 一去不歸 正在

巖前閒眺 遇見二鳳把他收伏回來 這五個少年男女 雖然本領不齊 個個資稟特異 祇須畧加教練 便可使用 初鳳先時 祇見了一面 認爲中選 除容波由自己去調養教練外 餘人俱命金鬚奴等 一人帶了一個 去傳受道法 先並不覺有異 等到過了些日 衆人復命 所教諸人 己能奉命行事 初鳳升殿考詞 分派職司 才看出金鬚奴所收的韋容 雖是道童好扮 不但一身仙風道骨 與衆不同 而且道行法術 俱有根底 所學也是玄門一派 己有散仙之份 怎會降格相從 來做旁門散仙的弟子臣僕 雖保不有別的用意 再一細問金鬚奴 收他時情形 除了全出本人自願外 並沒有絲毫其他破綻 一則因爲神沙彩集齊備 急待升火祭煉 需人之際 二則估量韋容縱有異圖 也決非宮中諸人對手 內裏留了一分心 表面上也未顯出 仍然照舊分派職司 爲求功外 那煉沙的鼎 己添成九座 每個俱都此有畝許 按九宮八卦 分立在宮宛後面 通甬道廣場之上 便命金鬚奴看守那座中央主鼎 懸珠 二鳳 三鳳 冬秀 四人 分守坎離震兌四門 還餘四門 命韋容守西 北方乾門 容波守西南而坤門 龍力子守東北方艮門 又從原來宮中執事諸人中 派出二女一男 一個名喚許芳的守東南方巽門 還有兩個 女名趙鐵娘 是個石女 自幼出家 隱

居深山爲尼 與慧珠原本相識 慧珠回宮以後 方行引進 男的名喚黃鳳 俱是初鳳得意的弟子 分任送沙入鼎之役 鐵娘在宮中專任煉丹 此時本來閒着 祇把新收劇下的兩個少年男女 去代了許芳 和黃鳳的職司 便即分派停當 初鳳領了衆人 就位之後 又囑咐一番話 走向九鼎後面的太極主壇之上 命趙鐵娘與黃鳳 手持引沙法鏟 分侍兩傍 然後端坐行法 過有個時辰 初鳳運用玄功 將手朝着冬秀所守的離宮位上一揚 離宮鼎內 便飛起一團酒杯大小的火星 飛舞空中 光焰搖搖 升沈不定 初鳳口中念念有詞 一口真氣 噴將出去 將手一指 道一聲疾 那團火光 便似花炮一般 忽然爆散開來 化成九顆彈丸 大小火光 投向九鼎之內 立時鼎中火焰熊熊 九鼎同時火發 這時初鳳 口中誦咒越急 又將頭髮披散 倒轉旋立了一陣 倏地回到位上 瞋目大喝一聽 將手一揮 鐵娘 黃鳳早有準備 手持法鏟 分朝兩旁 早經設備的沙庫 鏟了一下 然後朝着九鼎 遙遙一送 那庫中的沙 便似一紅一黑 兩道長虹一般飛起 到鼎的上面 再經初鳳行法一指 仍和那火一般 各自分化九股 分注鼎內 趙黃二人 隨着持鏟 連連揮送那陰陽二沙 也祇管往鏟中注入 若決江河 滔滔不絕 那鼎原是初鳳採掘海底萬年精鐵 用法術製

成 形式奇異 共有三口 一口注火 另兩口一個注沙 一個出沙 煉到第七日子時 第一日的沙 業已煉成合用 初鳳早下了法壇 帶了預先派定的一千門下弟子 驅遣魔神 將先前甬道毀去 將新沙從出口行法引出 另行築就那出口的沙 已成了一種光華燦爛的沙漿 從九鼎口中 分九股流出 直注甬道之內 這一面隨着初鳳法術禁制 往前興築 那一面的沙 依舊由劉積黃二人 運散分注入鼎 新舊更替話祇四十九日工夫 這長有千里的甬道 居然築成 衆人個個盡職 毫無差錯 初鳳等自是心喜 細察草容 除蓉波一人 似乎比其他同門 稍覺關心外 別的並無差錯 漸漸限了疑慮反到格外寵信起來 其實那草容 並非真名 所有事蹟 全是捏造 此來既非投師 也非愛慕海底奇景 貝闕仙福 便不是像初鳳所疑的 避什利害仇敵 乃是爲了陸容波而來 此人便是第十集 容波感石生孕以前 所交的好友 南海聚萍島 白石洞 散仙凌虛子崔海客的門下弟子 紫府金童楊鯉 自從那年隨了師父 和師兄虞重 在崂蒼山 鬼兒巖玄霜洞 與容波訂交 情感十分莫逆 盤桓沒有名日 便因聚萍島中 出有神鱷 甚是猖獗 崔海客留守的兩個門徒 連與他相持數日 制他不了 特地分出一人 將他師徒 追了回去 比時正當他和容

波 俱因誤啖合歡蓮 昏迷過去 雖然先後醒轉 容波業已感石有孕 他師徒走沒多日 容波便遭陸敏疑忌 定要飛劍斬他 以清門戶 多虧極樂真人靈符解救 才得逃入石中 保全性命 那快活郎主陸敏 也奉師命 前往北海冰解 楊鯉先並不知道自己走後 發生這許多故事 這一次出遊 承蓉波指點了許多玄門奧旨 回島以後 師徒合力 斬了神鱷 又參以師父傳心法 日夕勤苦用功 他的資稟原好 不消多年 道行大爲精進 這年崔海客 考驗衆門人道法 看出他所學有異 一問原因 才知是出於容波指點 笑對楊鯉道 你陸師姊所學 乃是他師祖極樂真人李靜虛的傳授你 雖祇得了一些皮毛 已是得益不少 不過玄門正宗 內外功行並重 不比我們島嶼散仙 隨心所欲 自由自在 你資質本在衆門人之上 既然遇此機緣 或者天仙有望 也說不定 你陸師伯乃極樂真人弟子 所學必定淵深 莫如日內逕拿我的書信 前往兔兒巖玄霜洞 求他指引 他昔日見你資質本甚期許 又重我的情面 想必不致吝於傳授 豈非比他女兒 口頭畧爲指點 勝強十倍 等到得了真傳 再去修行外功 前途何可逆料 楊鯉本就常時想起蓉波指點 和相待以德 此行正是兩全其美 過不多日 便稟明了師父 逕往莽蒼山飛去 到了一看 古洞雲

橫峭巖繡合 舊夢前塵 宛然猶在 祇是陸敏父女 不知去向 尋便了玄霜洞內外 始終
尋不出一絲跡兆 想起陸蓉波 昔時曾對自己說過 陸敏最愛莽蒼山 景物清奇 除非數
百年以後 功行圓滿 成道飛生 決不會遷居別處 還叫自己 常時前去盤桓 如果出
外雲遊 也定以信香相報 以免不知跋涉 如有機緣 還要到聚萍島一遊 等語 還以爲
他父女定是出外雲遊 終須歸來 及至細一尋思 陸敏已有半仙之份 縱是出外雲遊 自
己的洞府 豈有置之不理 絲毫未用法術封鎖 一任他污積塵封之理 斷定不是遷居 便
是出了別的事 祇得惘然回轉海島 和師父一說 崔海客一聽便知有異 再一細問洞中
情況 越知不妙 暗忖陸敏與自己雖是新交 極爲投契 何況他又說玄霜隱居 雖是心愛
那裏景物 主要還是爲了奉有師命 怎會隨便遷居 目前各異派 甚是勢盛 莫非有人與
他爲難 朋友義重 不知便能 既已看出有疑 好歹也須查出他的下落才能 又加上楊鯉
再三慫恿 便用小衍神數 測地參天 因物測象 潛心運神 默察來往 經過三日研機搜
討 方始洞澈前因 把蔡波誤服了藥 在靈石上酣臥 感而有孕 陸敏不察 以爲她和楊鯉
有了情私 定要置之死地 多虧極樂真人 預賜靈符 蔡波方得逃入石壁之中活命 同時

陸敏也奉了極樂真人遺柬，往北海冰解成道，並知女兒實是冤柱，悔已無及。陸蓉去後，蓉波便在石中參修，現已生下一子，還有十數年方能煉成嬰兒，脫體飛升等語。對楊鯉說了一遍，楊鯉聞言，想起蓉波相待之厚，且自己誤採毒草，才害他受此苦處，越想越覺對她不住，又聽崔海客說，蓉波如今出來，險困甚多，極樂真人命他石中度修，也爲避禍，壁上封鎖，功用神奇，不到時候，縱是天上神仙，也無法開破。此以前往助她脫身，反是無益有損，思來想去，除了等她到日自開外，決難相見，祇得仍在島中苦修，靜等石開之日前往。駒光易逝，不覺十有餘年，屈指一算時日，已離蓉波飛升之期不遠，滿意前往，見上一面，就便將護助他飛升，以報當日之德。當下稟明師父，直往莽蒼山兔兒巖飛去，行至中途，忽然看見下面山谷中，法寶劍光飛舞，有本門中人在內，仔細一看，竟是師兄虞重，和一個師父當年的仇敵，拚死相持，義無袖手，何況距離莽蒼祇有一半途程，幾個時辰之內，便可到，達蓉波墜飛升，還有兩日功夫，遲一點，也不致於誤事，便飛身落下相助。雖知那仇敵甚是利害，一連廝併了好幾天，虞楊二人，雖未受着傷害，人已被妖法困住，楊鯉鬥得神疲力倦，祇是脫身不得，正在危機之間，忽然一

個大霹靂 帶着一片金光 自天直下 將敵人驚走 現出一個儀容美秀的絳衣少年 一見面便對楊鯉道 二十餘年前 我受極樂真人之託 來此助你一臂 陸紫波與你 還有一段塵緣未了 現有東帖兩封 第一封即時被人 可以開看 另一封外面標明時日 到日自有靈效 務須照東行事 不可大意 說罷 也未容虞楊二人答話相謝 一片金光 夾着轟隆隆之聲飛起 轉眼沒入雲層之中 不知去向 楊鯉送走了虞重 打開一看 才知自己 此番途中耽擱 業已過了紫波飛升之期 紫波現爲魔宮中人劫走 此去兎兒巖 如遇一姓金少年 祇須設詞 隨他同去 便可相見 日後相機助他脫離魔窟 等語 楊鯉看完 好生焦急 暗忖又是自己來遲 害他遭難 既有仙示 好歹上天入地 也須尋去相助 恐又錯過機會 連忙趕程兎兒巖 恰巧遇着金鬚奴 仗着胸有成竹 居然用一套言語 將金鬚奴哄信 引他入宮 其實金鬚奴 先見銀光 乃是石生駕劍光出遊 是有生人追來 早已躲向旁處 並非楊鯉偏巧楊鯉劍光 與石生的 雖有上下之分 形色大畧相似 金鬚奴一時疎忽 將楊鯉引進 以致日後私抄石生 倒反紫雲宮 鬧出許多事 這且不提 楊鯉因是爲了紫波而去 特地改名章容 隱起真姓名 以免人家搜探根脚 到了宮中不久 果然見

着蓉波 不禁悲喜交集 祇苦初去不久 一切謹慎 不能遽然說話便了 蓉波他鄉遇故 又是當年良友 雖然有些驚異 並不知是爲了他而來 還以爲凌虛子 原是散仙 所學介乎邪正之間 楊鯉是他門下弟子 自然容易與宮中諸人接近 投入門下 原在意中 因爲初受切身之痛 反而有些鄙薄 見楊鯉未先朝他招呼 也就置之不理 及至煉沙時節 分派衆人執事 一聽初鳳把他喚作韋容 心想當年 曾與楊鯉在莽蒼山鬼兒巖 盤桓多日 形貌聲暗 宛然如昨 憑自己目力 萬萬不會錯認 怎麼好端端的 改了名姓 正在存思 忽聽金鬚奴 和初鳳說 這新來諸人 祇有韋容等三人 可勝重任 知道楊鯉 也是新來不久 再一想到他改的姓名 竟有一字 與自己之名相同 好似含有深意 這才恍然大悟 韋容爲容之意 不禁偷偷看了楊鯉一眼 偏巧楊鯉覷着衆人在殿上分派問答 朝他偷看 彼此都機警異常 畧爲以目示意 便都明白 當時就裝作陌生人模樣 直到初鳳煉完神沙 築成甬道之路 吩咐全宮中人 與新來五人 互相見禮 又過了些時 故作日久互熟 間來常共盤桓 才抽空彼此說了經過 二人共了患難 交情自然更深一層 容波連用宮中真水靈藥 形生早已堅凝 祇是形態比起常人 要小得多 日子一久 知道元神 受了魔法

禁制 難以脫身 先時甚爲憂急 後來細察宮中諸人 在上幾個 雖是法力高強 一個勝似一個 俱都入了魔道 決非仙家本色 初鳳慧珠 人較正直 可惜入了旁門 縱有海底密宮藏身 未必災劫到來 便能避免 祇金鬚奴未習那天魔密笈 沒有邪氣而已 下面更是除龍力子一人 還可造就外 餘人不是迷途罔返 便是根淺福薄 俱非成器之流 有時潛神返視 默察未來 竟覺出禍變之來 如在眉睫 加以宮中如三鳳冬秀等人 因雖初鳳也看出不久必有事 禁止出宮 自從神沙甬道築成以後 益更驕恣狂傲 料定他們運數不能長久 可是自己元神 暗受禁制 如不事先設法盜出 一日出了亂子 縱未必玉石俱焚 於自己二次飛升 終是阻礙 幾次被人 和楊鯉商議 打算預爲佈置 時機一到 便下手先將元命牌盜走 無奈初鳳行法術之所 有極利害的魔法 層層封鎖 漫說外人無法攬入一步 便是二鳳姊妹 不曾奉命 一樣不許妄走行進 也不知曉元命牌 是否就藏在殿中 一個畫虎不成 立時永隨沈淪 那敢絲毫大意 祇得除了應審職司外 無事時 盡力潛修 以待時會 心中焦急 也是無法 那龍力子 原具宿根 自從到了宮中 欣然隨着衆人 學習魔法 他偏以爲蓉波楊鯉 所學的道法剽術 是他心愛 每見二人無事練習時

便再三懇求傳授 二人因宮中規章 並無禁忌 便他樂於指點 那龍力子 看去粗野 却是一點就透 一學便精 祇不過正教道法 與旁門妙術 同時並學 有些較而不純罷了 那初鳳見神沙甬道已成 可以倒傳八門 隨心變化 如發覺有人擅入 祇須畧展魔法 那一條長及千里的甬道 立刻化成許多陣圖 越深入越有無窮妙用 除非來人有通天澈地本領 金剛不壞之身 還須見機得早 在初入陣時發覺 急速後退 逃離甬道出口 百里之外 方可無事 否則也是一樣陷入陣內 不能脫身 爲了錦上添花 又命金鬚奴 和宮中諸人 到處物色珍禽奇獸 訓練好了 來點綴這些陣圖 把神獸龍蛟 分派在第三層入陣正門 除頭層由門下弟子管領消息外餘下每一層 俱有靈獸仙禽防守 值到快達宮宛中的五行主陣 才用宮中主要諸人 輪流主持 真是到處都是羅網密佈 無論仙凡 插翅難飛 那裏把區區仇敵 放在心上 金鬚奴等 原有驚人道法 不消多時 一切均已齊備 初鳳分配已定 好不开心 因當初姊妹諸人 在外雲遊 各自結交下幾個異派中的朋友 曾的日後來訪 一則恐來人誤踏危境 二則志得意滿 未免自驕 成心人前炫耀 把神沙甬道盡頭得那座荒島 也用法術 加了一番整理 遍島種上瑤草琪花 千年古木 添了

不少出奇景致 把島名也改作迎仙島 並在出入口上 建了一座延光亭 派了幾個宮中
仙史 按日輪值 以迎仙侶 舊日避水牌坊上面的海眼出口 早已用了魔法封鎖 除請要
諸人外 餘人均無法出入 蓉波楊鯉 見了這般情狀 那怕異日就將元命牌 盜走 也出
不去 何況事同夢想 暗中祇叫苦不迭 此時初鳳對他二人 並無疑念 也曾輪流派二人
前往迎仙島延光亭 去接待仙賓 容波是因元命牌未得 逃也枉然 楊鯉雖可逃走 却
又爲了容波 死生都要助他 同脫羅網 決不他去光 陰易過 不覺多時光 並沒有什
人 前來島上 拜訪初鳳姊妹 日子一多 因爲以前令鬚奴等出外 遇見幾個舊日遊侶
說了經過 才漸漸傳說到去 第一次先來了 北海陷空老祖 門下大弟子靈威叟 看望了
一會自去 並無主事 第二次便是曉月禪師 帶了黃山五雲步的萬妙仙姑許飛娘 前來慕
名拜謁 兩次都輪着蓉波楊鯉 分別接引入宮 初鳳先本打主意 除三五舊友外 不見別
的生人 見曉月禪師 與自己不過以前經別的道友引見 一面之緣 逕 自帶了人來 未免
有些不樂 祇爲曉月禪師 名頭法力高大 不便得罪 沒於形於詞色罷了 誰知方以類聚
許飛娘一到 首先和二鳳 三鳳 冬秀三人 成了莫逆之交 仗着生就柔花妙舌 論道

行本領經歷 都是旁門中數一數二的人物 日子稍爲一多 連初鳳也上了套 他那想到許飛娘 別有深心 祇接連會晤過三四次之後 便把他當成知己 許飛娘早看出他們的心病 在最後一劫 時以危言聽聳 故作忠誠 罷便籠絡 對於自己 和峨眉結仇之事 却從沒和初鳳提過 把宮中應興應革 和將來怎生抵禦地劫 規劃得無微不至 由此官中首腦諸人 大半對他 言聽計從 祇金鬚奴 覺得此人禮重言甘 處處屈已下人 其事必有深意 也是紫雲宮運數將終二鳳平日 對於金鬚奴本甚敬愛相從 這次偏會和三鳳冬秀做了一齊 認爲許飛娘 是個至交良友 金鬚奴一連警告了兩此 反遭二鳳搶白 說他多慮 休說紫雲宮 到處天羅地網 與飛娘不過是同道相交 他並未約着做什麼歹事 而且將來抵禦末劫 或者還要仗他相助 大妹是全宮之主 道法須比我高深 他都和飛娘相好 難道還有什麼差錯 現在大家又不出外 怎會惹出亂子 金鬚奴雖被他說得無話可答 畢竟旁觀者清 無論許飛娘 怎樣工於掩飾 一時沒有馬腳露出 形跡終覺可疑 暗想他原是曉月禪師領來 說是雲遊路過 因慕海底貝闕珠宮之勝 便道觀光 可是曉月禪師 到了以後 匆匆辭去 便不再來 從次許飛娘 到成了紫雲宮 坐上佳客 來自甚勤 同道投

契 常共往還 原是常事不足爲異 可是他每次前來 必定託辭 不是海外採藥 路過相
看 便是想起宮中有什麼應辦之事 前來代爲籌措 詞色又做得那般懇懇 這紫雲宮僻處
寒荒極海 除附近那座迎仙島 和以前發火崩裂的安樂島外 周圍數千里 休說可供仙靈
居住的島嶼 更無片石寸土 可以立足 頭一次曉月禪師 說是雲遊路過 己不近情 那
裏有什麼靈藥可採 分明心有鬼詐 恐人生疑 欲蓋彌彰 又想起前些年 出外雲遊 聞聽人
言 分派劍仙 正當殺劫 峨眉五台兩派 爭鬪尤烈 仇怨日深一日 這許飛娘 正是五
台派中能手 便是那曉月禪師 也因與峨眉門下作對 慘敗幾死 遇見他時 聞着尙須修
煉數年 方能勉強還原 如今尙未到期 好端端引了飛娘 遠涉荒島 螺絲馬跡 在在可
以察出他的來意 如非覬覦什麼重寶 便是虛心結納 以爲異日報仇之期 雖然宮中戒備
森嚴 衆人道法高強 杜門虔修 主意業已打定 未必便是禍根 總非喜良種子 大家經
了多少困難艱難 好不容易才能享到這種仙福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爲妙 見衆人俱爲飛娘
所惑 話說不進去 祇慧珠雖然平時惟初鳳馬首是瞻 比較智慧明澈 便被人和他一說 慧
珠到底前生 有了千年宿慧 始終沒有妄却禪門根本 不但能運用魔法 而不爲魔所擾

反從天府副冊 魔法根諦中 參悟反證出許少禪門秘奧 一顆珠 空明瑩澈 老是活潑地 魔法邪數 雖非初鳳之比 如論修道根行 已遠出衆人之上 許飛娘一來 早從靜中默悟 知道許多前因後果 衆人大半仙福將次享盡 劫運將臨 左右不能全數避免 反不如聽其自然 免生別的枝節 自己祇從旁代他們多種善因 到了緊要關頭 再行竭盡全力 相機行事 能救一個是一個 一聽金鬚奴 也獨見先機 便把自己心事 和他一說 並說初鳳以前人甚明白 那部地闕金章 雖非玄門正宗 並非旁門邪術 藉以修到散仙 却是易事 如今因知天仙難望 切運難逃 一念之差 專一在魔道上用功 於是道消魔長 一部天府副冊 雖被他盡窮秘奧 人已入了魔道 性情行事 漸非昔日 自用魔法 築成神沙甬道以後 更與前判如兩人所以易爲飛娘所動 此時勸他 定然無效 所幸他慧根未昧 又無積惡 到時常能迷途知返 依我靜中觀察 除你一人 因三鳳嫉妬 未煉魔法 異日當能免劫外 初鳳或可幸免時 二鳳縱遭兵解 也能再世 不但三鳳冬秀 難脫羅網 祇恐宮中諸門下 能轉禍爲福者 至多三四人而已 目前宮中隱患 豈祇飛娘一人 我看不久 便要變生肘腋呢 金鬚奴驚問道 慧姑既有先見 怎不對三位公主明言 慧珠道

此乃天數 說也奇怪 難道宮中就你我二人明白 休說初鳳 便是三鳳她們也都有了許多年道行 那一個不有智慧 不過當事則迷 祇見一斑 我以前也曾畧爲提醒 他們竟是充耳不聞 又因禍由自召 以前所爲己是大干天條 倘如因我一言 再生事端 徒增罪孽 於事仍然無補 何苦之爾 將以我說 如非不忘師門根本 回途得早的話 每次初鳳行法 均由我爲助 祇恐陷溺之深 也不在他們以下呢 金鬚奴聞言 軫念憂危 好生惶急 別人不去管他 惟獨初鳳二鳳兩人 一個恩深 一個義重 萬一將來有什不測 自己豈能獨生 明知此時勸誠不聽 說也無益 因爲日常焦思 異日出事時 怎生防衛 連素來靜止的道心 都被煩亂 這且不提 許飛娘不久又來紫雲宮 黑給初鳳妹妹出玉意 勸初鳳煉煉顛倒五行大混純法 以爲最後抗劫之用 這顛倒五行大混純法 乃天府副冊末章 以魔煉魔 利害非常 以先初鳳 也會想到 一則因爲自己 默參運數 將來不是沒有生機 這種魔法 太已狠毒 沒有護法重寶鎮壓不住 一個弄巧成拙 反而不美 二則爲期尙有五十年 還想另遇幾緣 別謀打算 非到事先看出智窮力竭 不肯下手 飛娘幾次慫恿 俱未答應 這日恰值三鳳 和金鬚奴夫婦 把月兒島連山大師所遺留的 那幾件不知用法

的寶物 俱已煉成 運用自如 別的法寶不說 有那一柄璇光尺 已草供護法鎮壇之用 飛娘更以大義責難 說初鳳自己將來 縱能憑着道力 超劫脫險 也不能不給衆人 預爲打算 況且末劫以前 還有許多災困仇敵 此法一經煉成 豈非萬全 二鳳 三鳳 冬秀 三人 因是切身利害 也從傍鼓動 說大姊不煉 我們寧犯險難 自行準備 初鳳被衆能說活了心 因自己學的是魔法 這種法術 却專門從禁團諸天神魔下手 煉時心神微一鬆懈 反爲所乘 決不許別人參入 獨自在黃精殿中 祭煉三年 把宮中事務 交派首腦諸人 按年輪值 飛娘原因善說他們 與峨眉爲敵 初鳳定然作梗 好容易才說得他入了圈套 有這三年功夫 儘可設法蠱惑等 初鳳封殿行法之後 每一到來 必要留住些日 漸漸談起目前各派劍仙中 祇峨眉派 不但猖狂 而且把許多天生靈物 如千年成道的肉芝 和紅花姥姥遺留的烏風草之類 俱都據爲已有 祇可惜是他們道法高強 心辣手狠 誰也奈何他們不得 否則像那千年成道芝血 得他一點 便可助長五百年道力 衆姊妹最後一劫 又何足值慮呢 說時看出衆人有些心羨 又說他們 專一巧取惡奪 幸而紫雲宮 深居海底 不能輕入 貝闕珠宮 不爲世知 否則宮內有這許多的靈藥異寶 早已派人盜取

了 飛娘說這一席話 原意祇要能說動一個 前往峨眉 盜取芝血 便不愁兩家 不成仇敵 誰知三鳳等人 雖是貪心好動 比時尙能守着初鳳之戒 又和峨眉素無嫌隙 雖然和飛娘相善 聞言也有些心動 並無出宮之想 飛娘知非三言兩語 可以如願 再說反啓人疑 祇得暫時擱開 以待機會 暗忖祇我常常來此 反正不怕你們不上鉤 何必忙在一時 便行借故辭去 又過沒多時 正值華山派史南溪 同了諸妖人 用風雷烈汽 攻打凝碧崖 飛雷洞 南海雙童 用地行神法 潛入凝碧崖 被擒失陷 不知生死 緊接着便是三英二雲相兇 紫郢青索 雙劍連璧 大破烈火陣 飛娘毀滅峨眉根本重地之策 又復失敗 反死傷了好些羽翼 正自憤怒 猛想起南海雙童 乃甄海之子 與紫雲三女 有不共戴天之仇 峨眉雖然好戮異派 祇於這種素無惡名 又有那麼好根質的南海雙童 決不致於殺害 已然收歸門下 也說不定 利用這番揣摩 前往紫雲 遊說諸人 豈非絕妙 當下忙即飛往迎仙島 由神沙甬道內 見了二鳳等人 能是果然不出以前所料 峨眉派因聞人言 紫雲宮有許多靈藥異寶 知道南海雙童 是諸位仇人 特地擒了不殺 反而收歸門下 意欲借他地行神法 前來盜寶 並派能手 助他報當年父母之仇 自己聞信起來 諸位須

要作一準備 三鳳聽了 首先冷笑道 我這紫雲宮 勝似天羅地網 海面入口 已然封鎖 那神沙甬道 看去那麼富麗輝煌 却能隨心變幻 有無窮妙用 起初我本要往南海尋他 斬草除根 大姊却說 人子欲報父仇 乃是應有之義 隨他去吧 便是築那神沙甬道 起因也一半是爲了成全這兩個孽種的孝思 不願傷他性命 使其到此 知難而退 等他來時 自然叫他知道利害 理他則甚 飛娘見衆人 仍打的是以逸待勞主意 不肯輕易出宮 不再勉強往下遊說 少留數日 便又辭去 飛娘來時 所說這一番話 原是憑着已意揣奪 姑妄言之 不想竟然被他料了個大同小異 而異日情節之重大 更是彼甚於此 當他走未三日 奉派到迎仙島神沙甬道口外把守的 正輪着那吳藩 論他道力 原本不夠祇爲他善於趨承人意 心雖懷着叵測 表面上極爲端謹 冬秀最是喜他 又經他幾次請求 才命他隨班輪值 此來尙係初次 在他以前輪值的 恰是楊鯉 平時見他身帶邪氣 常與冬秀 說話 本就看不起他 一見是他前來接班 自己與荃波 又失了一個相談的機會 好生煩惱 便含怒問道 你來此接班 可識得神沙甬道的奧妙麼 莫要求榮反辱 誤蹈危機 喪了性命 我看你 還是以後和冬姑說 另謀別的職司吧 吳藩原因迎仙島上 這兩年

來移植了許多奇花異卉 內中恰有一種最毒的藥 名叫醉仙娥的 當年申鸞 未死時 常聽說起 求而未得之物 當初三鳳從天山博克大坡經過 無心中發現此草 愛他花大如盆 千蕊叢合 暮紫朝紅 顏色奇麗 也不知他的來歷 逕自移植回來 被金鬚奴看見 識得此草來歷 說與初鳳 本想斷絕根株 三鳳執意不允 才得保留 吳藩自開島上有此藥 知能如能到手 配合別的花草毒物 煉成丹散 不論仙凡 祇被用上 不怕他不喪志迷心 此來別有深意 一聽楊鯉說話 意存藐觀 楊陸二人情好 又早被他看在眼裏 不過他爲人城府極深 心中雖然懷恨 表面上却不顯出 反裝出一臉笑容道 小弟明知防守此亭之事 雖然職守是送往迎來 接待仙賓 如於外敵來此 便須引他進入神沙甬道 仙陣神沙無方稍一不慎 形魂消逝 無奈冬姑 和二三兩位公主之命 怎敢不遵 說不得 祇好謹慎小心 勉爲其難 師兄道法高強 又在此防守過多日 一切還望指教才好 楊鯉見他目光閃爍 看透他口甜心苦 不願多答理 冷笑了一聲道 既是他們三位之命 想必能以勝任 我還不是和你一樣 有什可以指教

第三回

友誼更親情玉雪仙童雙入海
姦娃換姦女迢遙甬道迭傳言

說罷 逕自飛身回去 吳藩見楊鯉 這等聲音顏色 越發恨怒 揚鯉一走 便罵道 你這

小狗賊 誰還不知 你和姓陸的賤婢 鬼鬼祟祟 却在我面前 大模大樣 這等欺人太甚

早晚犯在我手裏時 你兩個休想活命 罵了一陣 便去尋覓那草藥醉仙娥 誰知此草 自

從移植島上 初鳳因把守迎仙的 都是宮中後輩 法力有限 萬一被外人知道 前來盜走

豈非不美 早用魔法禁閉 除首腦諸人和指名觀賞的仙侶外 莫說採取 看都休想看他一

眼 吳藩如何能尋得到 海面上不似宮中終年常晝 吳藩費盡心力 遍搜全島 那有醉仙

娥的影子 過了一會 天色向暮 一輪紅日 漸漸低及海面 平波萬里 一望無涯 祇有

無數飛魚海鷗 穿波飛擲 濤聲吼吼 更沒停歇 吳藩所求不遂 心裏煩悶 對着當前妙

景 也無心腸觀賞 正自無聊 忽見西北方天空中 似有一點霞影移動 就在這微一回顧

之間 還沒轉過去 一幢五色彩雲 疾如星飛電掣 已從來路上 平空飛墮 剛在驚異

前亭彩雲歇處 現在兩個英姿俊美的仙童 一個年紀較長的 手中拿着一封書信 上前

說道 借問道友 這裏是通海底紫雲宮的仙島麼 吳藩却也識貨 見那兩個仙童 年紀雖輕 道行並非尋常 當是宮中首腦諸人的朋友 忙躬身答道 此處迎仙島 正是紫雲宮的門戶 在下吳藩 奉了三位公主之命 在這延光亭內 迎接仙賓 但不知二位上仙 尊姓高名 仙鄉何處 要見那位仙姑 請說出來 待在下朝前引路 先去見過金鬚道長 便可入內了 那爲首仙童答道 我名金蟬 這是我兄弟石生 家住峩眉山 凝碧崖 太元洞內 現奉掌教師尊 乾坤正氣妙一真人之命 帶了一封書信 來見此地三位公主 如蒙接引 感謝不盡 石生方要張口 詢問乃母蓉波 可在宮內 金蟬忙使眼色止住 吳藩一聽是峨眉門下 正是以前殺死師父申鸞的仇敵 心中老大不願 無奈來得日淺 摸不清來人和三女交情厚薄 不敢過於怠慢 便說二位暫候 容我通稟 說罷 走向亭中 也不知使了什麼法術 一團五色彩烟一閃立時現出一條有十丈寬大 光華燦爛的道路 吳藩人却不見 石生問道 我好久不見母親的面 便是醉師叔也說是到了宮中 請母親帶去引見三位公主 哥哥怎不許我問呢 金蟬道 你真老實 行時李師叔曾命我等見機行事 你想伯母以前 原是煉就嬰兒脫體飛升 應是天仙之分 如今去給旁門散仙服役 其中必有原故 起

先我也想先見伯母 求他引見 適才見吳藩那厮 帶着一身邪氣 以此看來 宮中決無好人 便是伯母 也和當年家母所說 成道元嬰往往因爲外功不曾圓滿 易受外魔侵害一樣 飛升時節 被他們用邪法禁制 也說不定 醉師叔原說 如能找着伯母 才託他代求 如今伯母未見 私話說不成了 先見這種旁門異類 豈可隨意出口 反正紫雲三女 如看得重師父情面 留異日餘地允借天一貞水 那時客客氣氣請見伯母多好 否則我們來去光明 他門下中人 已知來意 也無從隱瞞 反不如不說出伯母 或許事到難時 多一助手 石生聞言 方始醒悟 祇爲母親飛升 時縈孺慕 祇說人間天上 後會無期 不想却能在 此相晤 恨得不早進宮去相見 才趁心意 偏偏吳藩一去好久 便不出來 二人起初守着客禮 還不肯輕入 反至等到紅日隱影 平波日上 仍無動靜 二人俱是一般心急 正商量用法竇隱身而入 忽見甬道內 一道光華 飛射出來 到了口外 現出一個比石生還矮的少女 滿身仙氣神儀內瑩 比起將才吳藩 大有天淵之別 金蟬方詫異原來宮中 也有正人 未及詢問 石生業已走上前去 向着那女子 跪下痛哭起來 這才明白 來人乃是石生母親陸容波 無怪身材那般小法 忙也上前跪下行禮 容波一見金蟬 又與石生同

來 想起祖師極樂真人仙示 料是金蟬 雖忙揜起說道 你二人來意我已盡知 如今宮中
情勢大變 你二人此來 成敗難測 所幸這時 該我輪值 宮中首要諸人 正在煉寶行法
不許驚動 那先前值班的吳藩 找不着金鬚奴 因是初次 不知如何處值才好 和我一
商量 我一聽你二人來 嚇了一大跳 這神沙甬道 何等利害 連我算是他們自己人 其
中變化 也不過知一二 豈是可以輕涉的 恰好輪值時辰將到 我便撓了過來 以先大公
主初鳳 未受許飛娘蠱惑 有峨眉掌教真人書信 遷可有望 如今他們閉殿行法 許久不
出 餘人除二鳳的丈夫金鬚奴 畧能分出邪正外 俱與許飛娘情感莫逆 怎肯隨便將宮中
至寶送人 不過掌教真人 既有飛劍傳書 想必成功 終是應在你二人身上 我看險難
仍不在少 決非容易到手 我們祇好量力行事便了 這神沙甬道內 有四十九個陣圖 變
化無方 其中奧妙 雖不盡知 不過魔由心生 因人思欲 而起幻像 你二人萬一遇險
祇把心神拿定 息慮定神 以阻內魔 一面用自已法寶 以禦外魔 當能少受害 如今事
機已迫 幾個宮中首要行法將完 我仍裝作不知 拿了這封書信 前去回稟 他們如願相
見 再來喚你二人進去 事如不濟 還有一位道友 名喚楊鯉的 也爲助我 投身宮內

均作你二人內應 說罷 又將甬道中許多機密 儘知道的詳說一遍 再三回付謹慎行事 然後拿了書信 忽忽往宮內飛去 蓉波去後 二人便在迎仙島延光亭內靜候回音 頭一次 吳藩入內時 暗將第一層陣法開動 以防二人入內 看去裏面光華亂閃 及至蓉波入內 因恐二人年幼無知 妄蹈危境 便就自己法力所及 將陣法止住 誰知這一來 反到害了二人 幾乎葬身其內 原來這神沙甬道中 各種陣法 奇正相生 互爲反應 奉命把守的人 因魔法操縱 僅能個人自己出入 雖然初鳳爲省事起見 畧傳了衆人一些應用之法 以備尋常外敵侵入 可由衆人隨便發付 其中玄妙大半茫然 蓉波楊鯉因爲本來道行深厚 所知較多 也不過十之二三 比起吳藩 差勝一籌罷了 起初金蟬石生 見甬道內光華亂閃 隨時變幻 連金蟬那一隻慧眼 都看他 不真 還不敢輕一涉險 及至蓉波將陣法止住 看上去清清楚楚 祇是一條其深莫測 五色金砂築成的甬道 看出去十餘里光景 目光便被灣曲處阻住 別無一物 加上蓉波 又傳了出入之法 不由便存了徼倖之心 這陣法是動實靜 是靜實動 一層層互爲虛實 如將頭層陣法開動 至多不過闖不進去 即使誤入 也比較易於脫險 這頭層陣法 一經止住 從第二層起 俱能自爲發動 有無限危

機 此後越深入，越不易脫身。二人那裏知道，那甬道雖然能縮能伸，畢竟長有千里，往返需時。第一次吳藩入內，二人在外面等了許多時候，已是不耐。這時蔡波一進去，又是好些時，沒有回音。金蟬首先說道：「目前掌教師尊快要回山，五府行即開關，有不少新奇事兒發生，還有同門中許多新知舊好，也要來到。我們正是熱鬧有興的時候，偏巧我二人奉命來此取那天一貞水，如取不回去，豈不叫衆同門看輕呢？」石生答道：「天下事不知細底，便覺利害。我自幼隨家母修道，除日淺外，所有道法本領，俱都得了傳授。我母親既打此出入，又說出其中玄妙，我想此行並非難事，好便好，不好飛入宮中，盜了便走，愁他怎的。到是取水還在其次，我母親禁閃石中，苦修多年，好容易脫體飛升，無端被這三個魔女，困陷在此，還壞了道行。他好好將水給了我們，還看我在師尊金面，祇將母親救了同走。否則我和他親仇不共戴天，饒他才怪呢。」金蟬道：「話不是如此說，伯母已經脫體飛升，忽遭此厄。雖說道家嬰兒將成之際，定有外魔阻撓，不過事前都有嚴防，受害者極少。這回被難，定有前孽。否則伯母出入隨心，儘可在輪值時逃走，必有原故在內。適才伯母，匆匆沒有提到此事，旁門行爲，陰毒險辣，以前綠袍老祖對待辛辰子，便是前車之

嗟 你我不可造次 石生雖聽勸說 念母情切 終是滿腹悲苦 又過了個把時辰 二人那知荃波因宮中諸首 要仍在行法未完 不便擅動 漸漸越等越心煩起來 石生道 甬道機密 母親已說了大概 想必不過如此 我們有彌塵幡 天遁鏡 兩界牌 這些寶物 我又能穿石飛行 即使不濟 難道這沙比石還堅固 我們何不悄悄下去 照母親所說走法 潛入宮中 他們如肯借水 就見我們 擅自入內 必不會怪 還叫他看看峨眉門下本領 和他相借 乃是客氣 他如不肯 此時入內 正可乘其無備 豈不是好 金蟬近來多經事故 雖較以前持重 一則石生之言 不爲無理 二則彌塵幡瞬息千里 所向無敵 又盼早些將犬一貞水取回 好與諸位久別同門聚首 畧一尋思 便即應允 二人先商量了一陣 彼此聯合一處 無論遇何阻隔 俱不離開一步 以便萬一遇變 便可脫身 一切準備停當 金蟬先打算駕着彌塵幡下去 又因那幡飛起來 一幢彩雲 疾如電逝 恐荃波出來 彼此錯過 誤了事機 仍同駕飛劍遁光入內 進有十餘里遠近 二人一路留神 見那甬道 甚是寬大 除四壁金沙 彩色變幻不定 光華耀目以外 並無別的異况 俱猜荃波入內時 已將陣法閉止 益發放心前進 遁光迅速 不一會穿過頭層陣圍 二人正在加急飛行之間

猛見前面彩雲激盪 載起千百層光圈 流輝幻彩 阻住去路 因聽蓉波說過 那是頭層陣圖煞尾 和二層陣圖交界之處 如遇這種現象 外人極難衝過 強自穿入 甬道神法 便會自然合護 將人困住 不能脫身 祇要穿過這一層難關 餘下諸層 每七層陣圖合爲一體 首尾相應 奇正相生 另有宮中首要主持發動 又各有惡禽毒獸防守助威 如結不去驚動 逕照蓉波出入之法 照准甬道中心飛行穿入 如無別的深奧變化 便可直達宮中 當下二人聯合 將劍光護住全身 直往彩光中穿去 二人飛劍 俱是玄門至寶 那頭層神沙 竟未將他阻住 二人祇微覺一陣週身沈重 似千萬斤東西 壓上身來 卽運用玄功 畧一支抗 便穿越過去 身子剛覺一輕 便見前面又變了一番景象 上下四方 大有百丈 比起頭層 固是大出數倍 中間還按日月五星方位 挺立着七根玉柱 根根到頂 當中一根玉柱 週圍大有丈許 其餘六根 大小不一 最小的也有兩抱粗細 看去甚是雄偉莊嚴 再趁着四外五色沙壁 光華變幻 更覺絢麗無比 耀目生花 柱後面 陰森森 望不到底 邪霧沈沈 這種景象 却未聽蓉波說過 若照往日 金蟬早已穿柱而進 因爲來時髻仙等諸前輩 再三誥誡 宮中魔法利害 尤其這神沙甬道 經紫雲三女 費過無限

心力而成非同小可這七根玉柱按七星位置設立其中必有奧妙適才蓉波雖畧談陣中秘奧祇是盡其所知而言以備萬一遇上知所趨避將所所知不過十之二三行時又再三囑咐謹慎行事不是萬不得已不可妄入豈可造次便止住石生暫緩前進躊躇起來原來這神沙甬道自從築成以後並無人來侵犯縱有來賓到此經人與第三層輪值的主持人一稟報早將全甬道陣停止因為從未出事防守的人祇知佩着穿行神符照所傳尋常出入之法來往不但沒有險阻除全甬道許多奇景機什麼都看不見這次蓉波因防二人誤入特將陣法閉住以為那頭二層交界處的沙障可以阻住二人前進到此使可知難而退不料二人竟進衝進若照往日這第三層原有一個首要人在此防守主持自從初鳳閉殿煉法以後一二鳳三鳳往往擅改規章許多事都不按預定方畧偏巧後兩日是紫雲三女降生之時到時飛娘和幾個旁門中好友俱要前來慶祝仗着甬道利害無須如此時時戒備敵人越深入越易被擒縱任他進來也不足為慮特地先數日由三鳳發起聚集宮中諸首要各煉一種幻法準備明日娛賓之用就使人前顯耀所以無人在此也是二人命不該絕才有這等巧遇可是那二層入口的沙障乃全陣門戶此障一破全甬道四十

九個陣圖 全都自然發動 二人那知其中奧妙 商量了一陣 石生力主前進 金蟬因容波一去不回 比吳藩去的時刻還久得多 說不定機密業已被人看破 不再放他出來 再退出去 又要經過那層彩障 白費許多心力 想了想 雄心頓起 決計涉險前進 不再反顧 那七根玉柱 却蕩蕩的立在那裏 不知敵人用意 恐有失閃 便將彌塵瀋取出備用 與石生同駕劍光 試探前進 剛剛飛過第一根玉柱 忽聽一片極強烈的銀光 從對面照將過來 射的石生 眼花繚亂 耀目睜 金蟬難躲一條虎 面龍圓睜慧 眼定靜一看頭一 排參差列立的兩根玉柱 已然失頭 似龍非龍的怪物 借着光華隱身 從甬道下端 張牙舞爪 飛將直來往 那上最末一根玉柱撲撲去 龍爪起處 那根玉柱 又閃起一片最強烈的紫光 不知去向 同時便覺身上 一陣奇冷刺骨 連打了幾個寒噤 猛一眼瞥見石生 被那紫光一照 竟成了個玻璃人兒 臟腑通明 身體祇剩了一付骨架 與骷髏差不許多 才知這道這七根玉柱 幻化的光華 能以銷形毀骨 不由大吃一驚 說時遲 那時快 就這轉眼功夫 那怪物又快往餘下幾根玉柱撲去 每根相隔 約有數十丈遠近 怪物爪起處 又是一根玉柱化去 一道黃光閃起 二人便覺身上奇冷之中 雜以奇癢 眼看危機已迫 金蟬暗

付這七根玉柱不破 進退都難 率性一不作 二不休 把心一橫 忙取天遁鏡 往前一照 回腕抱走石生 運用玄功 一口真氣 噴將出去 霹靂雙劍化成一紅一紫

第四回

久候寂無音初探紫雲穿祕府
深攻同陷陣頻摧玉柱斬靈蛟

兩道光華 一道直取怪物 一道逕往那巍立當中 最大的一根玉柱飛去 同時左手彌塵旛 展動 便要往前飛遁 這時石生 也將身帶防身法寶取出 許多奇珍異寶 同時發動 百丈金霞中 夾着彩雲劍光 虹飛電掣 休說龍蛟 不是對手 便是那神沙煉成的七煞神柱 也禁受不住 金光霞彩 紛紛騰躍中 金蟬石生二人 剛剛飛起 還在驚慌 不知能否脫險 忽聽一聲怪嘯 前面怪物 已往地下鑽去 當中那根玉柱 吃二人飛劍 相次繞倒 竟化成一堆五色散沙 倒塌下來 主柱一破 其餘六根 被天遁鏡 和二人的劍光 亂照亂繞 也都失了功效 紛紛散落 此時金蟬石生 業已飛越過去 一見奏功 忙即收了法寶飛劍 停身一看 光華盡滅 身上寒癢立止 七根玉柱 已變成了七堆五色金沙 怪物已鑽入地底逃走 地下却斷着半截龍爪 一問石生 除先前和自己一樣 感覺周身疼

瘴外別無異狀才放了心 一看前途 盡是陰森森的 迥非來路光明景象 知道越往前進

其勢越險 但是已然破了人家陣法 傷了守陣異獸 勢成騎虎 欲罷不能 除了前進更

無後退之理 當下便和石生 照紫波所說 穩神定性 用法寶護身 照着中央的路 往前

深入 二人不知陣勢業已發動 蔡波此時 不奉命 怎會出來 仍恐彼此途中錯過 不到

萬分危急 不施展彌塵旛 雖然這一來有些失計 暗中却因禍得福 這且不提 二人過了第

二層陣中 前行雖然漆黑 仗着二人 一個是生就慧眼 一個是自幼生長在石壁以內 能

夠暗中觀物 近處仍然是看得清楚 行了一陣 方寬這第三層陣中 四外空蕩蕩的 並無

一物 忽聽前面風聲大作 甚是尖銳 二人原知敵人陣中 如此黑暗 必定潛有埋伏 用

天遁鏡 反而驚敵 俱都隱着光華飛行 聽風聲來得奇怪 便按着遁法 準備抵禦 等了

一會 前面的風 祇管在近處呼嘯 却未吹上身來 也無別的動靜 老等不進 也不是事

依舊留神上前 過去約有百丈左右 適才風聲忽止 二人也不知是何用意 正待前進

忽聽四外轟的一聲 眼前陡的一黑 二人忙各將飛劍 施展開來 護住身體 以防不測

誰知四外俱是極沉重的力量 擠壓上來 劍光運轉處 雖是空虛々の 並未見什東西 可

是那一種無質無形的力量 却是越來越重如山岳 不消片刻 把二人竟累了個力乏神疲 而且微一鬆懈 那力量便要加增許多 二人在目着急 祇管竭盡全力抵禦 連想另出別的法寶 俱難分神使用 知道這種無形無質的潛力 定是那魔沙作用 一個支持不住 被他厭倒 立時便要身死 幸是二人 俱能身劍合一 不然危機早迫 又過了一會 金蟬急中生智 猛的大喝道 石弟 我們在這裏死挨 不會衝到前面去麼 一句話把石生提醒 雙蓮足玄功 拚命朝前衝去 這一下衝出去有十里遠近 雖然阻滯非常 比起頭二層交界處的神沙彩障 還難透過 且喜衝出險地 二人俱都累得氣喘噓噓 打算稍爲寧息 身外又覺有些沉重 這一次不敢疎忽 金蟬急不暇擇 左手天遁鏡 首先照將出去 千百丈金光照處 才得看清 那慧眼所視查不到的東西 乃是一團五色彩霧 正和雲湧一般 從身後捲將過來 吃金光一照 先似沸水冲雪般 冲成一個大洞 再被金光四外一陣亂照 立刻粉粉自行飛散 身上更不再感到絲毫沉重 無形神沙一破 全甬道又現光明 二人萬想不到天遁鏡 竟有如此妙用 心中大喜 胆氣更壯 畧一定神 再往前面一看 四壁俱如白玉 離身百餘丈遠處 正當中放着一個寶座 寶座前 有一個大圓圈 圈中有許多尺許來長的大

小玉柱 走近前去一看 那一圈玉柱 高矮粗細 俱不一般 合陰陽兩儀五行八卦九宮之象 除當中有一小圓圈 是個虛柱外 一數恰是四十九根 金蟬生具三世宿根慧業 自幼長在玄門 耳濡目染 見聞也不在少 雖不明圈中奧妙 可是一見外形 便想起蓉波所說 甬道中陣圖 共分四十九層 這圈中大小玉柱 也是四十九個 加上當中虛柱 分明大衍之數 不禁靈機一動 忙囑石生 不要亂動 又仔細一看 那些玉柱 根根光華閃閃 變幻不測 祇外層有一大一小兩根 毫無光彩 那根大的 柱頂 還有七個細白點 宛然七尾部位 不由恍然大悟 這圈果是全陣鎖鑰 每根玉柱應着一個陣圖 如能將他毀去 說不定 全甬道許多陣法 不攻自破 又想這般重要所在 却沒個能人 在此把守 任他顯露 莫非又是誘敵之計 盤算了一會 因為適才急於脫險 不但破了他的陣法 還將怪獸斷去一爪 善取終是不成 不如試探着 毀他一下 如能成功更好 否則也不是沒有脫險之策 便命石生 取出兩戒牌 又將彌塵幡 給他拿着備用 自己試着下手 如有不妙 急速逃遁 安排妥當 然後一手持着天遁鏡 先不施 爲以備萬一 另一手指定劍光 去破那些玉柱 默察陣法 知道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虛實相生 那個虛柱 定

是其餘四十九陣之母 祇是空空一個圈子 如何破法 試拿劍光點了一下 不見動靜 心想管他三七二十一 我把圈子這一塊 給他削去 看看如何 其實這一圈玉柱 果是全甬道的外層樞機所在 除宮中還有一付全圖外 往時均有主要人 在此輪流把守 無論那一層陣中 有什異動 俱可由此看出 發動行使 困陷敵人 每破一陣 便有一根 光華消滅 偏巧今日是三鳳接金鬚奴的班 因三女生日在即 忙於煉法娛賓 又因甬道陣法神奇 自來沒事 縱有人來 有那第二層的七煞魔柱 和靈獸龍蛟把守 這三層陣中 更有無形神沙阻路 外人到此 非死不可 休想過去 所以擅離重地 沒有在心 便連金鬚奴 素常持重 也沒料到這等巧法 今日偏有人來侵犯 也是金蟬忽然過於聰明謹慎 如果一到便不問青紅皂白 用霹靂雙劍 將那四十九根長短玉柱 排頭砍去雖然其中還藏有妙用 不能斷完 到底斷一根 便少一層阻力 這一小心 反到誤事 雖將內中要陣 毀去一半 仍然留着許多大阻力 幾乎送了性命 這且不提 金蟬見那虛柱劍點上去 沒有動靜 前後一遲疑 便就延了一些時候 及至第二次 想將有虛柱那一塊剷起時 准知這虛柱 雖是全圈樞紐 却於宮中那付全圖相應 祇供主并此圈的人 發動陣勢之用 外人破他

不得 劍光連轉 依然如故 金蟬見華光不能奏效 又見沒什別的跡兆 一時興起 這才指定劍光 往那四十九根玉柱上繞去 頭兩根 華光轉了幾下便斷 並無異兆 說時遲那時快 及至斷到第三根上 變出了變化 劍光才繞上去 便有一蓬烈火 從柱上湧起 其熱異常 如非二人 早有戒備 幾乎受了大傷 幸而金蟬手快 一面飛身避開 左手天遁鏡 早照上去 那火雖然猛烈勢却不大 祇有丈許來高 數尺粗細的火頭 鏡光照上去 一會便行消散 火滅以後 那柱才被斬斷 第四根似乎易些 祇冒了一股子彩烟 香氣撲鼻 聞了身軟欲眠 神絲恍惚 也被鏡光照散 飛劍斬斷 餘下幾根 俱是有難有易 每根俱有異狀發現 至少也須劍光繞轉一陣 才行斷落下來 並非一遇劍光便折 金蟬因這些玉柱 各有妙用 雖然發作起來 具體而微 終是不可大意 斬斷三四根後 便學會破法 總是先用天遁鏡照住 再行下手 約有頓飯光景 居然被他斬了十幾根 末後一根 金蟬劍光 斬上去 也不知觸動了圈中什麼奧妙 那根玉柱 低才三寸 眼看劍光繞到上面 五彩霞光亂閃 適才斷的幾根中 臨將斷時 也有這等現象 沒有怎麼在意 以為也是將要斷落 算計自從動手 業已過了好些時候 圈中玉柱 還未破完 倘被宮中諸首

腦發覺 豈非功虧一簣 益發運用玄功 催動霹靂雙劍 加急下手 轉眼之間 忽見眼前
一亮 千萬點金星 像正月裏的花炮一般 爆散開來 金蟬一上來就很順手 不由疎忽了
些 眼見發生異狀 並未害怕後退 乃是一手持着天遁鏡 照定圈中 一手指揮兩道劍光
照舊行事 雖知神獸龍蛟 在第二層陣內受傷之後 已借神符之力 從地底逃回宮去
不特宮中諸首要得了信 連在黃精殿行法的初鳳 也得了警兆 相繼用縮河行地之法追來
那千萬點黃星 乃是金鬚奴等將到時 路上發現有幾層陣法 俱都失了作用 知道敵人得
了陣中秘奧 正毀那九宮圖容的大衍神柱 喊聲不好 連忙大家合力 運用天魔妙法 一
面顛倒五行轉換陣勢 匆匆從地底 九宮圖內追出 一到便想將金蟬霹靂雙劍收去 金蟬
正在得意施為 猛覺手上一沈 所運真氣幾乎被一種大力吸住 大吃一驚連忙收劍 定睛
看時 光霞斂處 面前那一個大玉圈 忽然自動疾轉 捷如風吹電逝 一連祇幾旋 便沒
入地底之內 頃刻合縫 地面齊平 不現一絲痕跡 幸是雙劍出自仙傳 收得又快 差一
點失去 忙用天遁鏡 四面去照時 上下四壁 都是光彩閃閃 空無一物 再照前面 又
復一片漆黑 二人知勢不妙 方在驚愕駭顧 猛聽連聲嬌叱 面前人影一晃 現出四女一

男 個個俱是容顏俊美 羽衣霓裳 手中各持寶劍法寶 將金蟬石生二人團團圍住 怒目相視 金蟬 石生 俱知不易善能干休 仍打着先禮後兵的主意 躬身說道 諸位道友 可是紫雲宮三位公主麼 內中一個女子怒答道 大胆妖童 既知你家公主大名 爲何還敢來此侵犯 說罷 便要動手 那男的一個却攔道 三公主且慢下手 反正如今全陣都已發動 釜中之魚 料他也走不脫 何必忙在一時 我們先問明了他的來歷再說 金蟬見那男的 口出不遜 大是不悅 便怒答道 我二人乃是峨眉掌教 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門下 今奉師命帶了一封書信 來向三位公主 取那天一真水一用 我二人到了迎仙島延光亭 先遇見貴宮的守者 名喚吳藩 託他持信 代爲通稟 他信也未拿 祇囑我們在亭中暫候 便自走入甬道 半晌不見出來 等了幾個時辰 又來了一個女子 才將書信接去 仍囑我等暫候 又等過去好些時候 仍無回音 想我們兩家 雖非一派 總算同在玄門 彼此均有相須之處 允否在你 怎便置之不理 又因峨眉山凝碧崖 五府開闢在即 各派羣仙俱要來此赴會 門下弟子 俱有職司 我二人事完之後 還要急於回山 又聞仙宮神沙甬道 奧妙非常 想借便觀光 冒昧入內 初意原想到了宮門 再行通名投謁 誰知甬道中主

持人 見我等入內 接連發動陣法 意欲將我二人 置於死地 這才明白諸甬道友 是居
心想我等自行投人 否則何以接信不出 而起初兩位防守延光亭 司迎賓之責的門下 道行
並不甚深高 竟能隨便出入呢 既是諸位道友 意欲試探我二人是否有此本領 涉險入宮
而陣中神沙 又那般利害 師命在身 義無反顧 爲防身計 祇得竭盡微力週旋 諸位道
友 有這種魔法妙術 就應當仍在暗中不出 指揮發動 看我等兩個峨眉門下的末學後輩
是否有此能力 連破這四十九個大衍陣法 直達宮門才是 怎麼我二人才冲入第三層陣
內 便差老成怒 倚仗人多勢衆 出來與我等爲難 依我之見 羣仙五百年大劫將臨 神
沙甬道 陣法雖然神妙 我二人微末道行 尙能闖入 怎能抵禦最後末劫 莫如少贈貞水
畧留香火因緣 異日事到危急 本派各位尊長 念在前情 必來援手 豈不甚好 如果
執意當門欺人 勝之不武 不勝爲笑 還不要去說他 萬一我二人憑了師尊些須傳授 取
回貞水 徒傷兩家和氣 悔之晚矣 二鳳姊妹 和金鬚奴等 先在宮中各人煉成了一種幻
境 正在殿中 互相爭奇鬪勝 試爲演習 冬秀因道行較差 比不過衆人 好生無趣不等
看完 便自走出殿來 見蔡波拿着一封書信 面帶焦灼 侍立殿外 便問何事 蔡波知他

與許飛娘 近來最爲莫逆 如先被他知道 必要壞事 想掩藏時 已被冬秀看見 問是何人書信 蔡波不敢再隱 祇得雙手奉上 正看之間 恰值三鳳出來 冬秀恐信爲銀鬚奴慧珠所見 連忙拖了三鳳 走向一旁 將信與他看了 三鳳見書信上面 僅寫派兩個門下前來取水 未說出來人姓名 省了飛娘先入之言 縱之疑心到南海雙童身上 也是不願暗付憑自己與飛娘交情 不出宮助他 與峨眉爲難 已然背了朋友個義 怎還將宮中聖水借給他的仇人 峨眉派名頭高大 初鳳金鬚奴 如知此事 必允借水無疑 所幸初鳳現在閉殿行法 金鬚奴拗不過自己 再加對方是向自己取東西 允否之權在已 不能說所求不遂 便算開罪於他 莫如派人與來人回信 說天一貞水 乃宮中至寶 有許多用處 不借與外人 將他打發 省得飛娘知道不快 正和冬秀商議之間 殿中諸人 也相繼出來 蔡波見三鳳 拿了書信 走向一邊 和冬秀密議 知他不懷好意 見衆人一出殿 拚着三鳳嗔怪 上前向二鳳稟道 適才奉命防守延光亭 遇見峨眉掌教真人 派了兩個門下弟子 拿了致三位公主的書信 來索天一貞水 因二位公主 俱在殿中行法 不敢擅入現業已等候多時 現在書信被三公主索去 請示如何回發人家 金鬚奴一聽 想起近來三女

與飛娘交好情形 便知這事 稍一不慎 必有差錯 正打算勸二鳳應允 日後多結一處厚援 忽見三鳳冬秀 從傍跑來說道 二姊你看龍蛟無故回宮 莫非甬道中 發生什麼變故麼 說時 已聞得龍蛟的嘯聲 衆人回身一看 那靈獸龍蛟 正從通神沙甬道的地竅中 飛身出來 不住昂首悲嘯 把守後竅的龍力子 面帶驚慌 奔將過來高叫道 啓稟諸位公主大仙 龍蛟被人斷去一爪 受傷逃回來了 衆人連忙飛身近前一看 龍蛟左爪 果然被人斷去 疼得直抖 料定是兩個下書人所爲 這一來 休說二鳳姊妹 暴跳如雷 連金鬚奴也忿氣起來 衆人正要趕向甬道之中 將敵人擒住 碎尸萬段 忽聽初鳳傳呼之聲 那初鳳閉殿行法之時 原和衆說好 不過非常緊急之事發生 不許衆人入內 那全甬道四十九陣的總圖 正在他行法的黃精殿中 忽在此時傳呼 必有重大變故 俱以爲神沙甬道中變化無方 敵人既傷龍蛟 必已深入 第三層陣內 有那無形神 砂阻隔 敵人縱不身遭慘死 也要困陷在內 休想走脫 便暫緩起身 三鳳匆匆吩咐龍力子 取了些丹藥 帶與他敷治傷處 等到尋着那隻斷爪 再用宮中靈藥 與他接上 說罷 一同往前宮黃精殿飛去 蓉波知道亂子業已鬧大 不奉使命 怎敢妄出 啓人疑忌 萬一石生等被陷 更

少一個故援 何況二人既然攻入二層 全甬道陣圖 必已發動 自己去已無益 心念愛子
好生焦急 趁宮中諸首要 不在面前 逕去尋找楊柳商量不提 這裏二鳳等五人 飛近黃
精殿前 見殿中霞光騰耀 殿門業已大開 忙飛進去一看 初鳳正對着那總圖 面帶愁容
行使魔法 衆人自是不便問詢 約有半盞茶時 初鳳方轉了怒容 回身問道 今日外層主
陣 何人輪值 怎便擅離職守 如今敵人不但深入重地 竟衝破無形砂障 直達三層主陣
將外層樞紐 大衍國內應生神柱 用法寶斷了十餘根 連破外層十七個陣圖 如非我事
先謹慎 將內層總圖 設此殿內 全陣被毀 俱無人知道 豈不枉費我們多年心血 總算
中央主陣未破 還可重新整理復原 不過敵人上門欺人 太已猖獗 必有重大來頭 難道
一路進來 你們就毫無覺察麼 金鬚奴便把峨眉掌教真人 派了兩個門下投書借水 恰值
衆人 爲了慶賀三主壽誕 煉法悞寶 防守延光亭的人 接信之後 不敢妄入 想是來人
等得不耐 便仗勢逞能 硬衝進來 不但衝破兩層有無形毒砂神障 還將神蛟左爪 斷去
一隻 等語畧說一遍 初鳳先聽是峨眉派來的 頗爲驚訝 及至要過書信一看 一則上面
沒提來的兩個童子名字 未免心疑 二則來人先禮後兵 不等同回 即行動手 分明是預

先得了師長之命 縱非妖童甄海餘孽 這般強橫 已是欺人太甚 又聽神蛟受傷 越往自己這一面理想 越覺來人可惡 不由勃然大怒道 無怪許飛娘說 峨眉門下 專一欺壓良善 我海底潛修 於他素無仇怨 竟敢縱容門下 上門欺人 我此時已將陣法倒轉 敵人縱有異寶 也不能再行破壞 不消片刻 便被無極圈鎖住 此時必仍在大衍圖前賣弄玄虛 不知究竟裏 決難逃走 你五人先出去會他 無須匆忙 到了那裏 來人如仍未被陷 先問明了來歷姓名 是否妖童甄海餘孽 然後和他動手 我這裏自有妙用 暫時不可傷他性命 等將他生擒到此 一面盡情懲治 一面派人與峨眉眉送信 叫他前來領人 羞辱他一場 看他有何話說 我不信憑仗我這神砂甬道 海底珠宮 他能把我怎樣 說罷 二鳳等五人 便領命出去迎敵 這時大衍圖中陣法樞紐 業已被初鳳 用了魔法 倒轉變化 金蟬劍光 已是無能爲役 祇要再過些時 無極圈便要發動 偏巧三鳳因今日恰值自己輪值 連被敵人毀去十七個仙陣 忿恨到了極處 竟不等初鳳這裏妙用發動 匆匆催着衆人 運用魔法 縮河行地 直從大衍圖中起出 這法行使起來 滄海一粟 戶庭千里 何況神砂 又是自己煉成之物 那消頃刻 便即到蓬 五人一現身 便將金蟬石生團團圍住 三鳳

本來就急於動手，再一聽來人出言無理，已是怒不可遏。再一聽二人祇說是峨眉門下，仍未說出姓名，好像故意隱瞞一般。身量雖畧有高低，却都是仙風道骨，丰神俊朗，裝束打扮也差不多。看去頗與同胞弟兄相似，更以為是甄海之子。南海雙童，越更加了仇意，破口大罵道：「大胆妖童餘孽，竟敢擅入仙府。今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言還未了，手一指，劍光先飛出手去。三鳳這口仙劍，雖是金庭玉柱藏珍，又經過他姊妹三人多年祭煉，畢竟旁門奧妙，那裏是金蟬霹靂劍的對手。碧榮榮一道光華，剛飛出去才一交接，就差點被金蟬雙劍絞住。還算人多勢眾，二鳳、金鬚奴、慧珠、冬秀，見三鳳業已動手，也相次將劍光放起。金蟬石生見敵人勢盛，暗打一個手式，二人連在一起。紅紫兩道光華，一溜銀雨夾着般般雷電之聲，與敵人五道碧光，鬪將起來。各自耀彩騰輝，不分上下。金鬚奴原因初鳳有生擒來人之命，又因神蛟受傷，一時忿怒，隨眾出戰。這時一見敵人，不但劍光神妙，變幻無方，暗忖來人年紀俱都不大，不過峨眉門下後輩新進之士，已有這般道力。本領掌教諸人，可想而知，正在驚詫，猛又想起當年嵩山二老兩番相助，往月兒島去取連山大師藏珍時，曾說異日如有峨眉門下，有事於紫雲宮時，務要看看在他二人分上。

少留香火情面 今日既已應驗 如果劇下毒手 不但二老分上 交代不過 而且未劫未完 忽樹強敵 將來豈不更多困難 再者來的這兩小孩 俱都一身仙骨 宿根深厚 南海雙童 僅是妖人餘孽 縱然學會道術 初入峨眉幾天 那有這等氣象 三鳳不問明來人姓名 來歷 便自動手 萬一誤用利害法寶 傷害了他 此事更難收拾 越想越怕 便不肯施展法寶 口中大喝道 來人既是峨眉門下 當非無名之輩 不肯通名 却是爲何 金蟬喝道 小爺金蟬 這是我師弟石生 誰還怕你不成 石生金鬚奴還未聽人說過 却知金蟬是峨眉掌教真人愛子 幾次聽許飛娘講起 今日一見 果是話不虛傳 越發不敢冒昧 鬪了一會 三鳳連用眼色 催金鬚奴使用法寶 金鬚奴心內已怯 故作不解 三鳳性情褊狹 貪功好勝 因今日敵人入陣 咎在自己擅離職守 不願由初鳳發動陣法 去困敵人 居心要將敵人親手除去 再一聽來人道了姓名 雖非南海雙童 却是飛娘大仇之子 更想見好飛娘 賣弄自己本領 見金鬚奴不肯下手 本有嫌隙 越以爲他成心敷衍 不肯相助 不由忿恨到了極處 那金蟬石生的飛劍 各具玄門真傳 疾知電掣星流 稍一疎處 便要吃虧 逼得人勻不出下手功夫 好容易才借遁光 縱開一邊 已是氣到極處 畧一停頓 便將那柄

璇光尺取將出來 那尺自到三鳳手中 便知是一件異寶 當時祇苦於不知運用之法 自從甄海侵犯紫雲宮 三鳳無意中 用璇光尺 解了初鳳之危 暗忖此尺 不知用法 已有如此神妙 如再加一番苦功祭煉 豈不更是利害 率性不再研求原來用法 逕照天府副冊上煉寶之法 重行祭煉 不消多久功夫 居然被他煉成 專破敵人法寶飛劍 剛一出手 便轉起數千百道五彩光圈 二鳳等四人知道利害 忙各將劍光收回 退向一邊 以防有損金蟬石生 正門之間 忽見先是一道青光退出 接着便見那來動手的那個女子 從身畔取出一件法寶 飛處無數五彩光圈 餘下敵人 也都紛紛退出 同時自己飛劍 才與那祇光圈接觸 便差一點被他捲住 幸是二人收轉得快 金蟬又先因敵人勢盛 恐妨又有別的邪法 早取出天遁鏡備用 一見來勢不佳 一面疾收飛劍 一面早把天遁鏡照出手去 兩件至寶遇在一齊 千丈金光霞彩

第五回

四女困雙童異寶護身欣脫險
一心成兩用前言在耳苦求全

竟將那無數五彩光圈扭住幻成奇觀 三鳳先以為敵人手到擒來 誰知那璇光尺 雖然利害

到底祇經過魔法祭煉 不是本來面目 那些小大光圈 祇在金光紅霞影裏 颼輪霞轉 消長不休 一面是轉不上前 一面是照不過去 到也難分高下 這時不但金鬚奴 一人驚訝 便是二鳳等人 也覺峨眉鬥人 名下無虛 敵人竟有這樣寶物 把以前倚勢輕敵之心 全都收起 三鳳見自己 祇管和敵人相持 餘人俱都袖手傍觀 料自己單人獨手 不能成功 再也忍耐不住 不禁向着二鳳 冬秀 慧珠 三人大喝道 峨眉小輩 如此猖狂 衆姊妹原不施展法寶 將他擒住等待何時 這兩句話 除金鬚奴 是故作癡呆外 早將二鳳等三人提醒紛紛從法寶囊內 各將法寶取出 正待施爲 忽聽後面甬道深處隱隱有風雷之聲 知道初鳳陣法 業已發動 回身一看果見一團紅霞 擁着一個與太極圖相似的圈子 發出百丈紅光 疾如奔馬飛將過來 除三鳳一人 還在和來人對敵外 餘人俱各停手避開 站在一旁 靜候成功 金鬚奴一見陣法被初鳳倒轉發動 敵人萬難逃走 心中想起二老前言 好生焦急 祇得故意大聲喝道 大公主已將陣法倒轉敵人萬難逃走 三公主還盡自與他相持則甚 金蟬石生見連天遁鏡都不能奏功 已知這裏敵人 非同小可 自己身在重地 本就留意 猛見對面甬道深處 一團紅霞 擁着太極圖飛來 忽又聽金鬚奴這麼一說

益發心驚 剛在躊躇進退 猛又覺身後一股奇熱 覺着適才進到第三層陣口 所遇的那一種壓力 又從四外擠壓上來 才知再不逃走 勢已無及也是二人命不該絕 三鳳聽金鬚奴一喝 不知他是存着萬一之想 故意提問來人 心想陣法倒轉 前後埋伏 俱已發動 樂得坐觀敵人入網 便將璇光尺 收了回去 金蟬石生 都是機警非常 一見對面五彩光圈退去 心中大喜 更不戀戰 金蟬收轉寶鏡護身 石生早展動彌塵旛 化成一幢彩雲 由金蟬鏡光 衝破無形神沙阻力 比電還疾 一晃眼 面衝出重圍 直往迎仙島前道外面逃去 三鳳等人 眼看無形神沙與太極圖一齊發動 敵人轉眼入網 萬無逃走之理 萬不料敵人身畔 會飛起一幢彩雲 將全身籠罩 往前沖去 金光影裏 照見彩雲幢所到之處 那些無形神妙 都將原質照現 數十百丈深厚的五彩金砂 竟被沖成了一個巨衝 宛如滾湯潑雪 立見冰消 再也包圍不上 說時遲那時快 金光彩幢 祇在衆人眼前 閃了幾閃 便即沒入暗影之中 不知去向 縱有陣法寶物 也來不及於施展 大家都駭了個目定口呆 面面相覷 一會功夫 初鳳也自起到 見敵人一個也未擒到 問起衆人 金鬚奴便搶在頭裏 說了經過 初鳳聞言 才知戲眉果非易與 不由害怕起來 暗忖自己費了許多心力 煉成這一

條長及千里的神沙甬道 祇說不論仙凡 俱難擅越雷池 如今峨眉首要 並未前來 僅憑兩個後輩 就被他闖了個馬仰人翻 雖仗自己防範周密 魔法神砂 敵人並未得手 可是人家一到 便將外層陣法 連破去了十七個 末後又被人家 從容退去一根毫髮 俱未傷損 是這等任憑外人來去自如 異日怎生抵禦未劫一面想到強敵的可慮 一面又想到異日切身的安危 好生憂急 深悔自己不該聽信飛娘之言 閉殿煉什法術 今日如果自己在場 得知此事 勢必早把來人延接進去 縱不借水 也用好言婉却 怎會鬧得騎虎難下 又一想錯己鑄成 敵人暫時雖然逃走 天一貞水 未曾取去 使命未完 必要再來 宮中神獸龍蛟 又被敵人斷去一爪 如再將天一貞水 好好奉上 休說太傷了紫雲宮體面 衆人必不答應 而且情理上 也容不下去 越想越難過 不知如何打算才好 正在愁思 金鬚奴看出初鳳 有些內怯 舉棋不定 便乘機進言道 其實這兩個峨眉門下 也是性子太急 偏巧我們 又都有事 守島的人 不敢擅入殿中通稟 以致他們妄行擅入 傷了和氣 否則當切月兒島 承嵩山二老相助取寶時 也會託過我們 看在白朱二位道友分上 也不見得吝而不與 怎會鬧成仇敵之勢 一句話把初鳳提醒 決計暫時仍是回宮 加緊防守 萬

一來人 二次侵入 便是擒到了手 也不傷他 祇等白朱二位一出來轉圍 立刻賣個人情 將天一貞水獻出 雖然有些委屈 還可兩全 想到這裏 覺着事情還未十分決裂 心才 畧寬 便命金鬚奴 專守外層主陣 不得擅離 其餘衆人 回轉宮中 重將全甬道陣法 整理復興 以防敵人 捲土重來 衆人先因初鳳陣法未收 前面有無形神砂阻路 無法追 趕敵人 祇得暫候 乃見初鳳趕到 聽完經過 以爲他必和衆人一般忿怒 必定隨後追趕 誰知他面帶憂疑 呆立了一陣 竟命衆人回轉 陣法被破龍蛟受傷 吃了許多無理的虧 還不如初次聞警時 那等着惱 俱都測不出是何心意 三鳳更是心中不服 怒問道 大姊 我們就眼看兩個小輩 上門欺了人逃走 就不管麼 初鳳知他在火頭上 難以理喻 便答道 據你們說 敵人所用法寶 如此神妙 逃時疾如電逝 我來已過些時 怎追得上 何必徒勞 來人天一貞水 不會取去 焉有不來之理 我們祇在宮中等他 加緊準備 到處 都有埋伏 又不比先時是措手不及 事出倉卒 難道還怕擒不到他麼 三鳳早從初鳳語言 神色上 看出是金鬚奴鬧的鬼 恨在心裏 當時也不說破 祇冷笑了兩聲 初鳳去尋龍蛟 那隻斷爪 已被來人飛劍絞碎 又經一場惡鬪之後 殘趾斷腫 拚湊不全 心中也甚煩惱

祇得拿了 悶悶的帶了衆人 回轉宮中 三鳳料定金鬚奴 素來不喜許飛娘 又受有嵩山二矮囑托 初鳳命他 把守外層主陣 到時必要賣弄人情 去見好於人 想起自己以前和冬秀在月兒島 定計盜寶 結果弄巧成拙 反吃虧苦 祇白便宜了金鬚奴一人 不禁勾起舊仇 打定主意 日後窩到人來 峨眉派講理服輸 便罷 如若不然 一不作 二不休 與五台華山等派 聯成一氣 去與峨眉爲難 自己姊妹三人 率性在各派羣仙之外 另樹一幟 有何不可 如說峨眉勢盛 多樹強敵 於異日末劫有害 眼前峨眉的大仇敵 如飛娘等人 仍是好好的 也未見峨眉派 把他怎樣經過 這一番胡思亂想之後 便和初鳳討令 由冬秀去保護大一貞水 這時初鳳 雖已畧知輕重利害 無奈連數將盡 又不該聽信飛娘之言 閉殿行那狠毒不過的魔法 不料中途出事 法未煉成 人却入了魔道 變了心性 舉棋不定 也沒尋思 便允了三鳳之請 三鳳暗中囑付了冬秀幾句 一面先將大一貞水把住 一面由自己專一留心 暗中監防金鬚奴 靜等許飛娘到來慶壽時 再行合謀定計不提 且說金蟬石生 見勢不佳 飛劍和大遁鏡全無功效 四面的無形神砂 二次擠壓上來 對面那個太極圖一般的圈子 不知是什魔法異寶 不但前進不能 再不見機 還要陷

身圍內 遭人毒手 雙雙不約而同 各法寶揮動 一路光將華亂捲 直往陣外衝去 這次神砂 有初鳳主持 不比第一次是原設埋伏 自行發動 要利害得多 二人雖仗着這許多異寶 運用玄功 拚命往前直衝 還被那神砂 擠壓得氣喘噓噓 容到逃出甬道 到了迎仙島上 已累了個元氣耗損 力盡神疲了 料知後面敵人追趕不上 除迎仙島外 海天遼闊 洪濤萬里 無可落腳之處 祇得暫在島上隱僻處歇息 容到敵人追來 再作道理 等了一會 敵人並未出現 喘息畧定 石生想起乃母蒙波 自從入內送信 便未出來 不知機密 已否被人看破 有無凶險 好生焦急 金蟬勸道 聽適才眾妖人之言 伯母的信 必然遞到 我們機密 決未看破 定在宮中無疑 現時妖人雖未追來 亭內少不得還要派人輪值 祇不知有無妖法隱蔽 祇等元氣稍復 往那亭內探視 如遇有人 且先不進甬道 擒到無人之處 當可問出底細 伯母如有什災劫 來時各位前輩師尊 早要提起 等天一貞水取到了手 我們問明伯母 能否脫身 再行設法 此時祇管憂愁則甚 石生道甬道千里 魔法利害 如今敵人 又有了準備 我二人再想進去 恐非易事哩 金蟬道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魔法雖然利害 我二人業已經過 使命未完 怎好意思回去 我們

頭次下甬道 因爲怕和伯母相左 又還打着先禮後兵的主意 時順着路途入內 經過一層

又是一層 我們不知陣中奧妙祇能胡亂相機應付 容易驚動敵人 阻隔甚多 這一來

已看出我們這幾件法寶的妙用 二次入內時 祇須我二人將所有法寶 同時施展 如能闖

過這條甬道 到了宮中 便有望了 不過那兩層無形沙障 却真利害 頭一次 無人主持

還覺好些 末後這一次 竟跟定人擠壓 直到甬道口方止 真費不盡無窮的氣力 歇了

這麼一會 我身上還覺着有些酸痛 最好能先將防守的人 擒來一個 問出一點機密 下

手便較易了 石生道我們來時 李師伯早料定善取不易 曾說派兩位有本領的同門 隨後

相助 縱然彌塵旛 飛行迅速 差不多也出來了一日一夜 怎的還未到來 正說之間 忽

見一道銀光 從延光亭那面飛起 沿島盤旋低飛 似在尋找敵人蹤跡 二人存身的地方

在島邊一塊凹進去的礁石之內 極爲隱僻 便是宮中諸人 也從無到過 一時不易爲人發

現 那銀光先時飛行較緩 後來越飛越疾 時高時低 從全島連飛繞了六七匝 有時也飛

近二人藏身的近處 却未下落 銀流飛瀉 一瞥即逝 二人正要準備出去相會 那銀光倏

地近高數十百丈 又在空中盤飛起來 金蟬方覺那道銀光 與石生飛劍家數 有些相同

忽見青紫白三道光華 如長虹經天 銀光便感不支 撥轉頭 流星飛瀉一般 直往延光亭中落去 金蟬認出來的是英瓊和輕雲 好生歡喜 不等下落 便即迎上前去 接了下來 那與輕雲英瓊同來的 是一個女子 看去舉動雖然老到 身材却極矮小 頗似七八歲的幼女 相貌也極清秀 穿着一身青色衣服 腰繫紫緜 掛着一個長約七八寸的紫荷包 背插一口尺多長的短劍 一雙星眼 威光顯露 迥非尋常新進可比 大家相見之後 互道姓名 才知那女子乃雲南昆明府 大鼓浪山 摩耳巖 千尸洞 一真人 最心愛的弟子 神尼優曇的姪甥 女神嬰易靜 金蟬在九華山學劍時 曾聽妙一夫人說過 此女生具慧質仙根 不但劍法高強 還精於七禽五遁 道術通玄 本領高強 已然得道多年 身材却異常矮小 所有女神嬰的稱號 當他劍術初成時 因爲性情剛烈 疾惡如仇 屢次在外惹事 結仇 專與異派作對有一次惹翻了赤身教主鳩盤婆 幾乎被敵人 用倒轉乾坤大法 九鬼啖生魂 送了性命 多虧乾坤上氣妙一真人走過 硬向鳩盤婆討情 才得免難 一賭氣 逃回山去 立誓不能報復前仇 決不在人前露面 由此再未聽人提起他的踪跡 自己聞名已久 不想在此不期而遇 好生心喜 便向英瓊問道 你和周師姊 爲何這久時候才來

莫非今早才動的身麼 英瓊道 那裏 你們一走 我二人沒待多時 便動身了 正要往
下說時 輕雲攔道 這裏密邇紫雲宮 我們在路上 已知天一點水 還未到手 與紫雲宮
三女 動了干戈 適才還有一個敵人 一照面 便被他逃走 大家急於見面 也未追趕
此時必去宮中報信邀人 這些話 且等事完再說 還是先問二位師弟 怎樣與人動手 宮
中情形如何 以便相機下手爲是 金蟬道 說起來話長 我二人元氣 都略受了點傷 週
身還在酸痛 須要畧爲歇息些時 況且此時 神沙甬道內 防備甚緊 去了未必成功 我
們正打算打坐片刻 運轉玄功 將真氣復原 再去擒來一個防守甬道的敵黨 拷問一些虛
實 再行入內 恰值那道銀光升起 好似四處搜尋我二人的踪跡 我們正要上前擒他 便
與三位師姊妹到來 將他驚走 甬道中妖法神妙 甚是利害 我們已知紫雲三女 壽辰在
即 一二日內 必有異派中人 前來慶壽 可以乘機下手 掌教師尊 尙未回山 凝碧崖
五府開關 羣仙盛會 還得些日 無須急在這一兩天功夫 今天我們入內 遇險逃出 敵
人未曾追趕 適才雖有一個敵黨出來探視 想是查看我們回山去未 或者是誘敵之意也未
可知 看這裡光景 定是仗着甬道利害 多設埋伏 嚴陣待敵 以逸待勞 我們不去尋他

不致出來惹事 我二人已受了不少辛苦 正可趁此時機 畧談片刻 打一回坐 等元氣康復之後再行一鼓作氣 奮勇入內 再如不成 便等三女壽日 相機下手 忙他則甚 輕雲仍恐有人窺伺 用邪法暗算 不住四外留神查看 女神嬰易靜 見了不耐道 我們原要尋他 還怕他夾廢 我正想聽二位師兄說甬道中情形 周師姊無須 我自有道理 說罷便將秀髮披散 拔出背後短劍 禹步行法 一陣清風過處 衆人祇覺腳底下 軟了一軟 別的也無甚動靜 易靜笑道我已用七禽遁法 敵人不暗算我們還好 否則卽以其人之道 還制其人之身 叫他來得去不得 我們率性圍坐石上 暢談一陣 容他聽個清清楚楚 再拿他開刀吧 衆人也沒聽出言中還有別的深意 便依他同在礁石上坐下 互談經過 英瓊性急 先由金蟬說 與紫雲三女 反臉動手之事 然後再由英瓊說 來時經過 原來輕雲英瓊（附註）（第十三集所載 靈雲輕雲 青螺峪借元陽尺 霞兒英瓊接應金蟬石生 輕雲應作霞兒 霞兒應作輕雲 名次顛倒誤刊 特此更正） 自金蟬石生一走 便由髯仙李元化畧說程途機宜 命他二人 命他二人同駕神鵬 隨後趕去接應 先時英瓊以爲天一貞水 有妙一真人書信 還不手到取來 並不心急 及至起身空中 飛行了一會 輕

雲笑對英瓊道 你還不催佛奴快走 彌塵旛多快 莫要接應不上呢 英瓊道 這次接應

不過李師伯爲備萬一起見罷了 難道紫雲三女 這般不知輕重 客而不與麼 否則何必

命我二人 隨後起身 又騎着佛奴前去 不御劍飛行呢 輕雲道 你那裏知道 我們俱是

未學後輩 皆因宿根深厚 時機太巧 才遇見這等曠世仙緣 入門不久 便到了今日地步

如案尋常修道人 正不知要經受多少險阻艱難 災厄苦難呢 那有這般容易 此次之行

如果事情容易 師尊選人時 必要挑災厄已滿的門下 偏又派我兩個打接應呢 須知五

府開闢 門下弟子賜服師祖所遺靈丹之後 我們雖離超凡入聖還遠 大半總有半仙之分

石生入門 功勞不多 聽玉清大師說 他異日所得甚厚 此次紫雲之行 對他必然含有深

意 掌教真人 那封書信 不過是先禮後兵之意 聞得天一貞水 地闕至寶與峨眉頗有淵

源 三女何人 豈得據爲私有 我看飛劍傳諭 既有便宜行事之言 這事不且運用全在我

們 恐怕還要大動干戈 不止我們四人可了 你沒見我們行時 玉清大師 曾拿着優曇大

師一封手扎 交與李師伯 又朝我二人含笑點頭麼 祇不知命我們駕鵬前往 故將形跡示

人行又較緩 是何原故罷了 英瓊說言 也覺有理 正要催鵬快飛 那神鵬佛奴 自從

輕雲說他飛行遲緩 早展動鐵羽鋼翎 疾如箭射般 往前飛駛 二人在鵬背上 憑臨蒼宇 迎着劈面罡風 御虛飛行 頃刻千里 比起駕着飛劍光遁 也慢不了多少 知道神鵬道行 日益猛晉 甚是代他高興 飛行了兩三個時辰過去 遙望前面 馬峯刺天 碧海前橫 已抵海隅 再有數千里遠近 便可到達 正自快意 猛覺神鵬 身子往下一沉 還未及看清下面 神鵬一聲長鳴 重又往上升處 剛飛到原來高處 倏又往下沉落 這一次 竟落有數十百丈高下

第六回

煉法中魔深與拒遠衷棋不定
飛行經海上救援逢阻遇偏奇

英瓊本已聽出神鵬報警 不由又驚又怒 忙向下面一看 腳底下三面皆是山巒雜沓 一面臨海 展出一個大約數百頃的平原 當中建道一所宮殿 琳宇金闕 玉階朱柱 迴廊曲檻 華表撐天 看去甚是莊嚴華麗 大殿階前 有一大平台 廣約百畝 先時目光被山擋住 這時剛剛飛過一條高嶺 正臨殿宇上空 出高視下 一目了然 看得極其清楚 諸大宮 竟不見一個人影 可是神鵬兩翼 已是吃什麼絕大的力量吸住 些管奮力騰撲 不能

前進 漸漸還有下沉之勢 二人知道定有妖人 藏在殿中作祟 眼看神鵬 飛落越低 鳴聲越疾 先沒看出神鵬雙爪 已吃敵人法寶套住 及至二人離了鵬背 剛要往下飛落 去尋殿中妖人 英瓊慧眼 猛然看見神鵬却下 似有一條青氣 顏色極淡 看看甚真 時隱時在 因見神鵬鳴聲淒涼 飛騰不起 一時情急 顧不得先尋妖人 將手一指 紫鄂劍化成一一道紫虹 脫匣飛起 不問三七二十一 便往神鵬脚下繞去 起初英瓊心理 不過姑試爲之 那青氣看上去 似有若無 並不斷定是敵人法寶 不想竟奏奇效 劍光才繞到神鵬雙爪之下 便聽無數裂帛之聲 同時發作 那青氣由隱而現 嘩嘩連聲 全都變成萬千縷長短青絲 雨雪一般 滿空飛灑 隨風飄落 斜陽影裏 頓成一片從未見過的奇觀 那神鵬本自拚命往上掙扎 腳底下束縛一去 鐵羽翻風 一聲長嘯 振翼使起 因爲力太用猛 直似彈丸脫手 清眼直上青冥 那些萬千縷的青絲 經了這兩翼的風力鼓盪 益發似楊花亂點 翻滾深沉 半晌還未落到地上 神鵬佛奴已有經千年道行 何等通靈利害 兩翼神力 何止萬斤 豈能輕々巧々 便被人套住 不能脫身而下 一脫網羅 便如驚弓之鳥 直沒雲空 不再飛回 殿中人的利害 已可想見 二人如果見機 自己又有使 在身

敵人既未出面 正好趕上神鵬 騎了飛去 豈不是好 及至破了敵了法術之後 不但英瓊因爲神鵬吃了大虧 妖人無故尋釁 心中忿恨 便連輕雲 也覺這般海濱荒寒之區 却有這般華麗的一所宮殿 此中主人 決非善類 不知便能 既已遇上 又無故與人爲難 豈能在容他在此猖獗 加上紫郢青索 自從雙劍合璧以來 到處縱橫 所向無敵 也未免畧自驕意 還算是加了一分謹慎 下去時節 招呼英瓊 如果敵人利害 須要合而爲一 不可分開 英瓊敵愾填膺 聞言也沒在意 說時遲 那時快 就在神鵬振羽高蹇 青絲斷落 飛舞零亂之中 二人祇畧一招呼 早同往大殿前平台之上飛去 畢竟輕雲見聞較廣 又比英瓊持重 飛離平台 還有數十丈高下 猛一眼看出那平台 竟是一塊整玉所成 不但五方十色 暗藏六合陣法 而且光華隱隱 彩霞騰耀 想起昔日在黃山學劍時 餐霞大師曾經說過 如遇這等境地 定有能人主持 千萬不可妄入 忙將遁光一催 攔向英瓊前面 口中喝道 瓊妹且慢 敵人無禮 我們須守教規 不問明是非 未奉師命 須要叩門而入 不可妄入人室 英瓊心想 教規雖然如此 眼看敵人 惡行已露 明明妖邪一流 還於他講什麼禮數 正要答話 吃輕雲用劍光一攔 再往前一逼 雙雙一同降落在平台

之下 英瓊原本想直入大殿 去尋敵人算帳 一落地又待張口相問輕雲忙使眼色 將他止住 英瓊方自不解 輕雲已朝殿上喝道 我二人奉了師命 騎鵬打此經過 並無嫌忤 爾等無故阻攔 是何道理 現在登門候教 還不出來答話 我二人要無禮了 言還未了 忽然一道青光 從大殿內 直飛出來 英瓊正要迎敵 來人好似早已送到 在離身十丈以外 首先落地 現出全身 乃是一個二尺多高生得奇形怪狀的小孩 輕雲見那小孩 生得又胖又矮 一雙黃眼 生在額上 鼻子高聳朝天 加上底下一張闊口 和一個又大又圓的蛤蟆頭 越顯醜陋非常 不過小孩子形狀 雖似妖邪 那道青光來路 又非旁門左道 而且小小年紀 便有這等道力 宮殿這大 如非妖邪 其中能人必不在少 正自尋思 那孩子如飛也似 搖着雙手跑了過來 說道 這裏海仙灣離朱殿 今日全殿的人 都各在殿宇中做夕參 祇我兄弟兩個輪值 起初看見兩隻黑飛神駿 這東西太大 飛行又高 我兄弟也沒看清上面有人 冒冒失失的 打算放起青瑤鎖 去將他捉住 收服養了玩 一見上面有人下來 知道惹禍 我正想命他快將法寶收回 已爲你們飛劍所毀 好在你們坐騎未傷 我們也是事出無心 傷了一樣至寶 已然晦氣 悔之無及 何必得理不讓人 又尋上門

來 你們走你們的 豈不甚好 輕雲見來人說話 不亢不卑 未必好惹 又想起使命在身 急於上路 已有允意 見英瓊怒仍未息 正想借勢收篷 答言勸走 忽然大殿內 又是一道青光飛出 落地現出一個面容俊美 英氣勃勃 年約十六七歲的童子 一見便朝二人 說道 你們在此亂喊些什麼 我雖向你們 取了一回鬧 我的青瑤瑣 却被你們飛劍斬斷 少時我祖父完了夕參 還不知想什法兒交代 我不尋你 你們到上門欺人 對你說 省事的快走 我弟兄認晦氣 不與你們女流 一般見識 再如遲延 我便把你二人擒住 做我殿中侍女 少爲做錯點事 便打你五百海蟒鞭 叫你吃罪不起 言還未了 英瓊一聽他 出言強橫 比先來那個 要不說理得多 不由勃然大怒喝罵道 大胆妖童 無故鬧覺 還敢出言無狀 說罷 手一指 劍光便飛上前去 先來那個 見英瓊動手 口中罵他妖童 也怒罵道 好個不知趣的了頭 放你生路不走 誰還怕你們不成 一面說 弟兄兩個的飛劍早先後放起迎敵 二童劍光那是紫郢劍敵手 輕雲青索劍 還未放出 兩下畧一交接 已感不支 英瓊滿心氣恨 那肯放鬆 一道紫虹 如龍飛電掣 把二童的飛劍 壓得光芒 漸滅 勢頗不支 輕雲也惱那後來童子無禮 不過已從來人言談動作 和飛劍家數上 看

出來人 不是妖邪左道 知是海外散仙一流 而且離朱兩字 又好似在以前聽人說過 雖不肯輕易動手 無奈雙方已成僵局 無法和緩 祇得靜以觀變 相機處置 三道仙光 在空中鬪了不多一會 這兩弟兄 萬不料敵人飛劍 如此利害 本想引敵人到那平台之上 無奈劍光被人逼緊 撒不回去 祇急得滿面通紅 無計可施 輕雲見雙方雖相持不下 敵人業已勢敗 便勸英瓊道 我們還有事在身 饒了他們吧 話才出口 內中一道劍光 已吃紫光絞住 立時粉碎 青芒飛落如雨 還算一道光華 被寶光絞碎 另一道勢子畧鬆 被二道收了回去 喊一聲直往大殿中飛逃 英瓊得了勝 怒氣稍解 又聽輕雲催走 本未想追 抬頭一看 神鵬佛奴 仍在空中極高之處 往來飛翔 正要飛身上去 猛聽大殿內一聲嬌叱 又是兩道青光 一個全身縞素的淡粧少婦 後面跟着先前那兩弟兄 一同飛身出來 一照面 問何方賤婢 敢毀吾兒飛劍 速速通名納命 英瓊聽他一見面就罵人 那裏容得 也不容輕雲答話 早將紫郢劍 飛將出來 那少婦見了英瓊劍光 好似有些吃驚 忙對二子喝道 讓我獨擒這兩個賤婢 爾等不可動手 二童會意 逕自閃開 袖手旁觀 輕雲見那少婦劍光 雖非紫郢劍之敵 却比起前二童 要強得多 英瓊一時半時

取不了勝 暗忖紫雲仙劍 以前未合璧時 也曾敵過許多異派能人 並未遇上敵手 這少婦的飛劍 竟有如此功力 再若戀戰下去 萬一又勾出敵人的助手 脫身更是不易 自己忙着往紫雲宮去 無端遇見二童 業已耽延些時 莫如還是合力 將他打敗 好早些上路 省得誤事 想到這裏 剛把青索劍放起助戰 準備雙劍合璧 將敵人飛劍絞碎 祇他一敗走 立時便捨了他飛走 等紫雲宮事畢歸來 問明師長 這宮殿中人的來歷 再作計較 誰知那少婦與英瓊 剛一交手 便知自己飛劍不是敵手 一面喝退二童 暗中早在那裏準備擒敵之法 也是該當英瓊輕雲二人 要結這場想不到的閑怨 就在少婦法術未及施爲出來之際 輕雲的青索劍 已自飛起 先前輕雲 敵那二童 因見既不是妖邪之流 殿中人必然不好惹 祇想畧加做戒 使其知難而退 還留了點情分 這時急於脫身 一出手 便將本門心傳 施展出來那少婦單打獨鬥 尙非對手 如何經得起雙劍合璧 三道光華在空中祇一絞 少婦便知不妙 一面又在暗中行法 那裏收轉何及 立時斷虹也似 墜將下來 英瓊劍光 欲要跟着下去 傷那少婦 輕雲忙喝瓊妹勿傷敵人 我們且走 由他去吧說時 青光剛將英瓊的紫光攔住 忽聽少婦身旁二童 拍手笑道 無知丫頭 今番看你往那裏走

叢山飛俠傳 十五集

七二

一言未了 英瓊輕雲 猛覺天昏地暗 陰風四起 黑影中千萬道紅光 像箭雨一般 夾着風雷之聲 四面射來 喊聲不好 忙和英瓊一聲招呼 二人連在一齊 身劍合一 想要衝出去時 敵人陣法 業已發動 將二人困住 二人剛被陷時 不知敵人 早暗用顛倒乾坤五行移轉大法 將殿前石台上 預先設好的大須彌正反九宮仙陣 移向對敵之處 將自己困入陣內 還以為敵人 左不過使什麼五行遁法而已 憑紫郢青索兩口仙劍 當夜華山五台派 史南溪等 一千妖人 暗襲凝碧仙府 設下都天烈火大陣 有萬丈烈火 無量風雷何等利害 尙經不起雙劍連壁 不消頃刻 全都消滅 豈有衝他不出之理 誰知在黑暗中飛行了一陣 雖然暫時沒有別的動作 可是老飛不出去 連神鷲鳴聲 也聽不見 正自驚訝 忽聽先目 個童子 後來的一個 發話道 兩個了頭 休得逞能 想要逃走 才是作夢呢 你們 我母親 暗用仙法 困入大須彌正反九宮仙陣之內 祇爲你們 還算運氣 得祖父早 空仙闕 神遊太清歸途 又要往星宿海 去看望我太師叔 尙未回闕 我母親雖將你們困住 未奉法諭 不便傷害你們罷了 依我金石良言相勸 快快將你們所用兩口飛劍 賠還我母子 我母親念你二人 年幼無知 必能手下留情 饒你乘鷲逃命

否則明日我祖父回來，得知你們上門欺人，必將陣中真假五行發動，叫你們粉身碎骨，形神消滅。那時後悔，就來不及了。英瓊聞言，祇是加了幾分忿怒，輕雲却因童子一言，猛想起昔日在黃山，曾聽師父餐霞大師說起，天下羣仙首腦源流，正邪各派羣仙中，最著名利害的，除了神駝乙休夫婦之外，在南海邊上，還有一家散仙，爲首的是一個白髮朱顏的老者，姓易名周。此人在明初成道，因逢意外仙緣，拔宅飛升，祇有一個兒子，無此仙福。在他成道前一年，爲仇人所害，當時沒有成仙外，還有他妻室楊姑婆，女兒易靜，側室林明淑，芳淑，兩姊妹，以及歷劫六世的兒子易晟，兒媳綠鬢娘，仙童青青，孫童易鼎，易震，個個俱精通劍法，自成一派。先在崑崙山星宿海，飛鯨島上修煉，後來將島宮讓給乃子易晟的師叔，无咎上人居住，才舉家移居南海，曾在那裏，用千年玄龜，海殿底珊瑚，和那許多異寶，蓋了一所宮殿，因知過於眩奇，難保不有能人，前去尋隙，又在殿前，設了一座大須彌正反九宮仙陣，其中神妙莫測，變化無方，不知個中三昧的人，陷身的中，除了死活由人處置外，休想脫身一步。雖還比不上，長眉真人在凝碧崖靈翠峯，所生死幻滅晦明六門，兩儀四象微塵陣的玄奧，却也利害非常。等語。適才聽童子說了殿

名聽去耳熟 這時才得想起 如果是他 祇恐難以脫身 不由焦急起來 正打不起主意 又聽那童子發話道 大哥母親命我們在此運用陣法 這兩個丫頭 兀自不肯服輸 他毀去我們的法寶 覺自我開 情有可原 不該又將我們飛劍 連毀兩口 分明欺人太甚 依我之見 母親已將陣法發動 祖父回來 好壞都隱瞞不過 左右祇有一個不是 不如將這兩個丫頭處死 得他這兩口好劍 賠我也是好的 說罷 那另一個好似不以爲然 在那裏低聲攔阻 兩下續執了一會 祇是仍然衝不出去 也未見什動靜 二人在黑暗中 衝行又有好多一會 不時聞得二童談話聲音 就在近側不遠 祇是用盡力法 看不看人 幾吹暗運玄功 飛劍合璧 朝發聲之處 橫捲過去 終是撲了個空 反遭二童訕笑 祇得悶聲不語 照着一個方向 往方衝行 好些時辰過去 忽見四外黑影中 千萬道紅影 似金蛇一般亂閃 二人不知敵人弄什玄虛 又想不出脫身之計 心中惦記紫雲之行 正在焦急萬狀 幸而紫郢青索雙劍神妙 那千萬道紅光 雖亂射如雨 一近身前 便即消滅 沒有受着傷害 可是無論二人怎樣上天下地 橫衝直撞 總被黑暗包圍 用盡方法 也難衝出陣去 後來輕雲因聽二童說話音聲 不離前後左右 知道敵人陣治利害 自己雖是飛行老遠

其實身子 仍未離却陣內方圓數十丈之內 枉費許多心力 毫無用處 便招呼英瓊 停了飛行 聚在一處 祇將劍光運轉 護住全身 伺隙觀變 身才停飛 又聽敵人在那裏囁
囁私語 英瓊氣他不過 暗忖適才幾次循聲飛劍 去斬敵人 俱未得手 反受了人家許多
冷嘲熱諷 因爲屢擊不中 便停了手 如今已有兩三個時辰 敵人必料自己不會再去時徒
勞說不定 此時已疎了防範 再者前幾次 飛劍循聲斬敵 因恐失事 俱是和輕雲做一齊
事前彼此示意 容易爲人警覺 這口紫郢 乃通靈異寶 昔日自己 初得到手 劍術未
成 尙能隨心所欲 來去自如何況又經煉過 日前聽玉清大師說 因爲這劍 乃長眉師祖
煉魔之寶 太已神奇 妙用無方 自己雖受峨眉心法 能以飛行絕跡 畢竟年時尙淺 功
候還差 尙未將此劍的本能 發揮一半 今日困入妖陣 歷久不出 似這樣相持 挨到
何時 方可脫身 何不和從先一樣 心中默祝 冒着奇險 乘敵人一個冷不防 將劍發出
任他自去尋找敵人 反正仇已結成 縱難脫逃 傷他一個主體 也可畧消氣忿 想到這裏
把心一橫 心中默祝祖師保佑 仙劍大顯靈異 爲我斬敵奏功 倏地暗運玄功 分開劍光
直朝二童發聲之處飛去 那易氏弟兄 因乃母緣髮仙娘韋青青 本在殿中有事 抽空出

來會敵 一將敵人困住 便即回殿 行時再三叮囑 祇可生擒 奪他雙劍 賠還失劍 不可遮將陣法 一齊發動 加以傷害 以爲敵人已成網中之魚 不久自會暈倒遭擒 誰知敵人 雖被困入陣內 那兩道劍光 却是神妙莫測 護住敵人身體 恰似紅紫兩道光華 團成一個彩球 芒彩四射 在陣中電轉星馳 滾來滾去 竟不能傷他分毫 後來易震 等了一會 實是不耐 與易鼎爭論了一番 拚着受責 將離宮上陰陽火箭發動 去射敵人 不料才一接近敵人 箭光便即消滅 這才不敢大意 又恐乃祖明日回殿 不知嗔怪與否 想再發動陣法 又恐一樣無功 反傷異寶 也是在那裏着急 頭兩次二人飛劍去傷易氏弟兄 一則劍未離身 由着二女指揮 易氏弟兄 人在明處 一見敵人劍光飛來 即將陣法 略一倒轉 便即避開 二人也忙着收回 及至屢擊不中 二人停手 易氏弟兄 果如英瓊所料 以爲不會再來 敵暗我明 未免畧疎防範 再加英瓊 此次是以意靈通用 由紫郢劍本身靈妙 前去尋敵 比較迅密得多 易氏弟兄 正在陣中心 打算擒敵之策 忽見敵分出一道紫光飛來 才一看見 便已臨頭 喊聲不好 忙將陣法倒轉 危機瞬息 剛得避開 那紫光竟是靈異非常 又是隨後追到 逼得易氏弟兄 走頭無路 祇得連將陣法倒轉

苟延喘息 仗着陣法 變幻不停 英瓊輕雲 祇見紫光在近身不遠上下縱橫 電射不停 不知敵人 如此狼狽 否則輕雲青索刺 也照樣飛起 兩下夾攻 易氏弟兄 休想活命 輕雲先時頗恐英瓊 鹵莽 及見劍光近側飛繞 却未聞敵人訕笑 也未見有什別的動作 猜知不甚失利 這一來 一面受着紫光追逼 一面又恐有別的失利 彼此都不知如何才好 倆下裏又經過好些時候 英瓊因自己紫鄂劍 祇管在黑影中飛掣 知道此劍靈異 一放出去 如不奏功 非經自己收回 決不回轉 時候已是這久 也恐失閃 正想收回 忽然一道白光 在黑暗中出現 與紫光祇畧一交接 便聽一個女子聲音喝道 鼎震二姪 回不 快收陣法 真要找死麼 一言甫畢 眼前倏見一亮 依舊天清日朗 二人身子 不知何時 已移在殿前石台之上 面前不遠 站定一個身材極其矮小的少女 手指一道白光 將空中紫光攔住 還在互相糾結 先見那兩個童子 滿臉忿恨 却在那女子的身後 一言不發 輕雲一見這般情勢 便知那少女 定是解圍之人 恐英瓊飛劍利害 又出舛錯 剛喊瓊 妹且慢 那少女已含笑說道 峨眉道友 果是不凡 便連我這口阿難劍 也非敵手呢 我 們俱是一家人 三位道友 快請停手相見 免傷兩家和氣 說時 英瓊得了輕雲招呼 又

看出來人之意 便各自將飛劍收回 彼此相見一叙 那地方和先後迎敵的母子三人 果不出輕雲所料 後來的這一個少女 便是易氏兄弟的姑姑 雲南昆明府 大鼓浪山 摩耳巖 千戶洞 一真上人心愛弟子 神尼優曇的姪甥 女神嬰易靜 自從被赤身教主鳩盤婆用魔法困住 九鬼啖生魂 吃了大虧 負氣回山以後 除了每隔三年 到女龜殿 省一次親外 多年不曾出世 這次出山 一則因接了神尼優曇的飛劍傳書 說峨眉教祖 在峨眉山凝碧崖 開闢洞府 羣仙盛會 命他到日前去赴約 二則因自己所煉法寶已成 不久要去尋鳩盤婆 算帳那舊 故此在往峨眉赴約之前 回殿省親 就便取一些靈丹和賀禮帶去 行近玄龜殿上空 忽見殿前九宮台上 陣法發動 先以爲父親兄嫂 定在陣中主持 暗忖何人大胆竟敢來此侵犯 及至入陣一看 僅是兩個姪子 易鼎易震在內 已被一道紫光 迫得走頭無路 又認出那紫光的來歷 父親兄嫂不在 知遁易震素來逞強 慣好生事 峨眉門下 決不致無故侵犯 定是他兄弟兩個 趁着祖父父母 入定晨參之際惹出亂子 陣法運用 又不能全知 雖將敵人困入陣內 反吃人家迫得這等狼狽 久聞峨眉門下 用紫色劍光的祇有兩人 內中有一口紫郢劍 便是冠冕羣倫 現爲峨眉三英中 一個名叫

李英瓊的女弟子所有 這被困的 也是兩個女子 想必是他無疑 再又想起昔日乾坤正氣
妙一真人救命之恩 無論來人 是否合理 也須放他出陣才對 想到這裏 一面喝止住易
氏兄弟 命他將陣法收去 一面飛出劍光 去試試紫郢劍 到底如何 果然利害非常 好
生贊美 互相收手 一問起釁一由 才知其咎不在二人 剛想喚易氏弟兄 上前見禮 回
身一看 祇易鼎一人 尙恭身立在自己身後 易震已在雙方說話時溜走 易靜猛想起 嫂
嫂素常愛溺護短 與自己頗有嫌隙 必以爲是幫助外人 欺壓他的愛子 倘如開信走出
決不干休 父親晨參 神遊未回 無人制服得了 常着外人 豈不面子難看 忙對英瓊輕
雲道 二位姊姊 既奉師尊之命有是南海 想已在此就誤些時 紫雲三女 近來與許飛娘
等各異派妖人 交深莫逆 決不借水 愚妹原意也往峨眉赴約 便道回家 取些禮物丹藥
不想舍姪如此無禮 阻滯雲程現時聽大舍姪說 家父神遊未歸 正好陪了二位姊姊 前
往紫雲宮 會那三鳳姊妹 事畢歸去 家父必已回轉 那時在便道下來 取了應帶之物
隨了二位姊妹 同往峨眉 豈非一舉兩得 輕雲道 承蒙相助 感謝不盡 愚姊妹一時魯
莽 誤傷尊嫂令姪飛劍 心實不安 意欲請出尊嫂 謝罪之後 再走如何 易靜道 既是

一家事出誤會相見何須在此片刻 南海之行 關係重要 還以速去爲是 輕雲英瓊

第七回

秘陣困英雲海中兀立離明殿
片言消誤會天外飛來女神嬰

已然耽擱了 將近一日一夜 已不得即刻動身 祇爲知道了人家細底 易靜又是那等謙和 覺得心中抱愧 不能不打個招呼罷了 一聽易靜這等說法 正合心意 正要道請起程 易靜忽道 二位姊妹 先行一步 小妹對舍姪 還有兩句話兒要說 少時自會隨後趕上同行的 輕雲一則急於上路 二則久聞女神嬰大名 想試試他的本領如何 便和英瓊 一使眼色互道一聲有僭 便自破空飛去 神鵬佛奴 本來隱身雲空相候 見主人飛起 迎了下來 二人因要和易靜比快 連鵬也不騎 祇囑咐那鵬 隨後跟去 到了迎仙島 聽命再行下落 說罷 回望下界 易靜還在殿前石台上 與易鼎說話 殿中有一道青光 剛剛飛出 二人也不及細看 彼此一招呼 雙劍合璧 化成一道紅紫兩色的彩虹 電閃星馳 直往迎仙島飛去 飛行了一會 眼看下面波濤浩淼 水天相連處 隱隱有一座島嶼 浮萍般飄浮水面 知將到達不遠 易靜還未追下來 正在心善 想到了島的上空 再停着劍光等他來

了 一同下去 就在這催着遁光飛行的當兒 倏地一道白光 如經天長虹一般 從後面直追上來 與自己會合 二人心中 暗自驚異 女神嬰果是名不虛傳 當下三道光華 合在一齊 同往前途進發 飛行迅速 頃刻之間 到了迎仙島的上空 三人看見一道銀光 盤島飛翔 上下不定 易靜性子最急 一問不是同道 便迎了上去 那道銀光 却也知道機 先與白光接觸 已是微覺不支 再與紫光一碰 更知不是對手 那敢遲延 一撥頭 便似隕星一般 往延光亭那一方 飛落下去 三人剛要跟踪追趕 金蟬一石生已迎了上來 接下去彼此見禮 因金蟬石生 元氣還未康復 先由易靜行法 將存身之地封鎖 然後談說經過 彼此說完了緊要之言 金蟬石生 又在石上打坐 一個多時辰過去 二人先後運用玄功 復了元氣 跳下石來 金蟬剛張口說 要往延光亭內 去偷擒一個輪值甬道的宮中徒黨 來盤問細底 女神嬰易靜攔道 二位道友且慢 愚妹初來 寸功未立 情願代勞 擒一個妖黨 來作見面禮如何 說罷 不俟金蟬還言 猛的一聲大喝 將手指 面前不遠 現出一個長身玉立的白衣少年 站在當地 一言不發 滿臉俱是羞怒之色 易靜喝道 你這厮苦未吃夠 還敢對我不服麼 再不細說 魔宮虛實 看我用禁法制你

叫你求死不得 那少年也喝道 俺楊鯉也 自幼修道 身經百難 死不皺眉 誰還怕你不
成 我原是一番好意 被你錯認仇敵擒住 又用法術禁制 出聲不得罷了 言還未了 金
蟬石生 自那少年一現身 便看出他與蓉 所說 內應好友楊鯉相似 一聽他道出姓名
忙說這位楊鯉道友 是自家人 因為彼此均是初見 所以容易悞會 易靜開言 忙將禁
法撤去 又向楊鯉致歉 才行分別就坐 談說宮中之事 原來先前那道銀光 便是楊鯉
借着擒敵爲名 自告奮勇 出來洩機 偏偏金蟬石生 藏得隱秘 沒有發現 三女一到
看出是外人便動手 打又打不過 祇得暫時逃將下來 意欲等來人落地 到了亭內 再
現身相見 相機行事 誰知下來時 又見兩道劍光 迎了上去 一道恰似一溜銀雨
一道夾着風雷之聲 與蓉波所說相似 才知後來三道 是峨眉派來的接應 遙見五人 聚
在一起 便隱身過去 想聽完了來意出面 誰知女神嬰易靜 法術通玄 早已驗到逃走的
那一道銀光 決不甘休 暗中用了法術 下了埋伏 楊鯉身剛近前 便被困住 安靜點遠
好 越想掙脫 越吃苦處 祇得耐心等待 易靜原知有人被擒 仍然故作不知 不動聲
色 直到把話說完 金蟬石生 元氣康復要去擒人來問 才將他現出 這一存心取笑不

要緊 從此身靜和楊鯉 又結下仇怨 日後幾乎兩敗俱傷 不提楊鯉被釋以後因爲素來好勝 又關係着零波的重託 惱也惱不得 好也好不得 祇得忍怒對石生說道 令堂入宮交信 因值敵人行法未完 候了些時 不想二位 已撞入甬道 傷了神鯨 連破去外層十七個陣圖 雖然二位性急 不過不如此 紫雲三女受了許飛娘蠱惑 也決不將水獻出 如讓他接書之後 好好款待 將二位迎請入宮 用善言婉謝 反到不好翻臉 到不如這樣硬做爲妙 目前大公主初鳳 正在重行佈置已毀陣法 各處均添了法寶和埋伏 益發不易攻進 那天一貞水 已交給三公主三鳳 此女心性狹隘 爲人陰險狠毒 最是難惹 現由第三層 主陣二公主二鳳的丈夫金鬚奴主持 此人曾受嵩山二老之助 在月兒島 連山大帥藏真水穴之內 得了許多法寶 雖然人較善良 可是道法利害 神沙甬道 長有千里 陣法隨時變幻 妙用無窮 據我與令堂 平時留心觀察刺探 他那陣法 雖屬魔道 却是參天象地 應物比事 暗合易理 虛實相生 有無相應 數共五十 用者祇四十九 其一不用者 乃陣之母 全甬道陣圖 皆由此分化 虛陣不破 縱將四十九陣 全數破去 也無什大用 再加上各主要人的法寶 經我目觀過的 如煩惱圈 鍊鋼柔 兩儀針 璇光尺等

更是利害非常 不可輕視 金蟬便問道 此陣如此玄妙 我見先前 有一輪值之人 並無什道行 但他往來無阻 莫非這些陣法 俱不怕自己人誤踏危機麼 楊鯉道 此陣以海底千年珊瑚貝殼 和許多惡毒水產生物的精血 煉成一種神沙 再用魔法築就 名爲神沙甫道 全以神沙爲主 全甬道共有十三層 最利害無形沙障 任是大羅神仙 也難隨意通過 我冒險洩機 也是爲的此事而來 但凡宮中黨羽 大半都有初鳳給的一面護身通行的神簡 那在延光亭外輪值的人 除了這一面神簡以外 每人還有四十九粒沙母 這沙母乃當初煉沙時 從五色神沙中採煉出來的精華 得到手的 祇得我與陸道友 龍力子 吳藩和宮中一個先來的妖道 名叫于亭的 五個輪值延光亭的人 除吳于二人外 我們三人均甚莫逆 那龍力子 祇輪值了一次 因他生具異稟 心性好奇 第一次輪值 就故蹈危機 把沙母試去了好幾個 被那初鳳在宮中總圖中 窺見陣法時動時止 猜出是他淘氣 恰巧我在旁侍立 便命我去替他 將他喚入宮去責罰 我知龍力子 年紀尙幼 最得宮中諸首要歡心 罰必不重 常時畧留了一點心 把他的沙母 索過一半 初鳳問時祇說首次誤觸仙陣 一時害怕過甚 唯恐一粒無效 抓了一把撒去 及至二次又試 才知祇用一兩

粒 便可平息 悔已無及等語 初鳳果然被他瞞過 又經大家一求情 念其年幼無知 祇訓斥了幾句 恐他又輪值惹事 便將餘剩沙母追回 調了防守甬道入口的職司 事後一數 我共得了二十七粒 諸位有了這沙母 如在甬道中 遇見神沙作怪 祇須口誦所傳咒語 用一粒沙母 向上一撒 立時便有一團五色霞光由小而大 往四外分散出去 便將陣中神沙抵住 容到沙母與神沙相合 身已離了險地 抵把十三層沙障渡過 便可直達官內了 不過話雖是如此 大陣口全有宮中一二百要人把守 便是尋常地方 也名有靈禽異獸 盤據 我二人所能助力者 僅此二十七粒沙母 仍是有限 全仗諸位道法施爲罷了 說時看了女神嬰一眼 忿惱之色 仍未減退 易靜知他餘忿未解 說話意思 是有點激量自己 故作不知 將臉往旁一側 英瓊要過一粒沙母一看 大如雀印 乍看透明 色如黃晶 再一細看 裏面光霞激艷 彩氣氤氳 變幻不歇 也不知有多少層數 知是寶物 衆人傳觀之後 楊鯉便將從龍力子中得來的二十多粒沙母 除自己留下兩粒 以備萬一之需外 俱都交給金蟬去分配 又將用法咒語 一一口傳 然後起身作別道 我楊鯉 道淺力薄 所知止此 祇爲陸道友重託 冒險出來 畧效棉薄 不料爲人誤解 就延了這許多時候

宮中諸人 個個靈警非凡 前者五台妖婦許飛娘來此 已對三鳳說我形跡可疑 須加仔細
此番回宮 吉凶莫測 我原是自行投到 又加遇事留心 不似道友 受有妖法禁制 就
此脫身 本無不可 無奈丈夫作事 貴乎全始全終 相當初隨家師往莽蒼山鬼兒巖訪友
與陸道友相遇 承他不棄 下交愚魯 心甚感幸 不料後來 鬧出許多事故 在石中禁閉
了多少年 方得成道飛升 又遇惡魔劫持 強令服役 雖說前孽註定 我總是個起禍根苗
追念昔日傳我立門道法盛情 不能自己 才投身到紫雲宮門下 本想助他脫難 過了些日
才知三女 因他是已成道的仙嬰 恐他中途逃走 用魔法煉了一塊元命牌 將他真靈禁制
如不肯違 三女在宮中執事 永久可以相安 否則一有異志 祇被二女覺察 無論相隔千
萬里三女畧施禁法 用魔法魔刀 去燒砍那面元命牌 陸道友立刻被烈焰燒身 利刃刺骨
不消兩個時辰 化爲青烟 形神一齊消滅 我與他誓共生死患難 說不得仍然忍辱負重
冒險回宮 一切聽之命數 那龍力子 生相醜矮 一望而知 此事我已與他明說 諸位如
在宮中所遇 他能爲力 必定相助 如不得已 爲掩敵人耳目 與諸位交手 須要手下留
情 留異日見面地步 明日許飛娘 必同了幾個妖黨 前來祝壽 我等相見固難 見亦無

用 諸位道法高強 又得了這些沙母 最好早些下手 要省却許多障礙 天一貞水到手之後 諸位既與石生同門 當能爲急母難 千萬將那面元命牌盜走 將陸道友 接返凝碧仙府 掌教真人 自有救他之法 這機一失 陸道友更無超劫成仙之望了 我本擬助陸道友脫離 同入峨眉 尋求正道 如今無端受了挫折 無顏同往 此念已毀 等諸位這兩件大事辦完 送走陸道友 便去覓地苦修 微俸小有成就 再圖良晤 這數日內縱使相遇 也與仇敵無殊 此乃形勢所迫 不得不爾 還望原諒 前路珍重 說罷 又看了女神嬰易靜一眼 腳根頓處 一道銀光 直往延亭光內飛去 輕雲知他記了易靜的仇 早晚必定要報復 想勸說幾句 業已飛走 易靜笑道 不思這人 性情如此褊狹 當初因他用隱身法 前來窺探 形跡鬼秘 那裏料到是自己人 再加上他被我法術困住後 又不老實 藏起想用法寶飛劍 暗算我 這才給了他許多難堪 雖怪我做得稍過 其咎也是由他自取 既是一家 何不早點出頭露面 他幾番朝我示意 我看諸位道友份上 沒有理他 誰還懼他報復不成 輕雲笑道 這人到也滿臉正氣 祇是修道人 不該如此恩怨太分明罷了 英瓊金蟬 齊聲催道 這此閒事 管他呢 我們快辦正經吧 輕雲也覺許飛娘一來 事更棘手

便命金蟬 取出沙母 分與衆人 以被緩急 祇女神嬰易靜 因爲適才楊鯉詞色不善 嫌怨未解 不便借圖於他贈的東西 再三不要 輕雲苦勸不從 知他道法高深 既然執意不取 必有所恃 祇得罷了 一數那沙母 其是二十四粒 除易靜外 四人恰好每人六粒 分配定後 便由金蟬在前引路 由島賓暗礁上 往島心延光亭中飛去 到了一看 那圓形甬道中 現出一道直通下面的大路 看去氛煙淨掃 迥不似頭一次入內 霞光亂轉 彩霧蒸騰之象 便和衆人說了 輕雲等俱猜敵人門戶洞開 藩籬盡撤 必是誘敵之計 易靜說道 此事不然 輕雲三女 已知我等此來 奉有師長之命 取那天一貞水 不到手 怎肯回去 頭一次雖遇伏敗走 可是使命未完 無論多麼艱難 也須重來 何必再用誘敵之計 其中定然另有文章 小妹當初 曾受掌教真人救命之恩 無以爲報 此時正應勉效微勞 爲諸位道友前驅 一查究竟 說罷 便要越衆進去 輕雲忙攔道 姊姊且慢 此次再來 重在那天一貞水 並非掃滅敵巢 仙府盛會不遠 事情以速爲妙 楊道友所贈之物 不過留備萬一 金蟬師弟 携有寶相夫人彌塵旛 心靈所及 瞬息可達 捷於形影 我等還是會合一處 同駕彌塵旛下去 如能穿越甬道 同抵宮中 豈不省事 如其不能通過 再

請姊姊當先 施展法力 破他陣勢 也不爲晚 易師道

過紫雲三女 這大術陣法出之天魔秘笈 委實變化無方 除了精通地行妙術 在他再道以

外 循着地脈 穿行入宮 不能進去 昨日我等徵倖入內 連破了外層十七陣 乃是出其

不意 尙且那般煩難 今日敵人 已是時刻留意 防備週密 昨日二位道友退出時 必被

他看出是彌塵旛妙用 他祇須等我深入以後 在內層主陣總圖中 將陣法顛倒 參伍錯踪

隨時變化 我等縱仗法寶護身 不致陷失 要想脫身 却是萬難 轉不如明正旗鼓 按

照五行生尅 一層層破將進去 試探前進 雖然較遲緩 要穩妥得多 其實天魔秘笈諸陣

法 小妹也祇聞前輩師長們述說 並不能盡曉其中微奧 不過家君在玄龜殿前 所設陣

法 運用發縱 却所深知 雖然其中施爲 各有不同 一樣也是參大象地 搏弄陰陽 生

尅五行 倒轉八卦 有無相循 虛實相應 本乎數定於一 一生萬物之妙 渺乾坤於一粟

縮萬類於方咫 否則於二位姊妹 道行那等深厚 又有紫郢青索 雙劍合璧 何等利害

怎會在陣中飛行了半日 依然未離石台數畝之內呢 小妹愚見 以爲道家妙用 邪正雖殊

其理則一 莫如仍由小妹先驅 相機前進

第八回

迎仙島被羈忍恥勉完知己託
紫雲宮再入曲全聊寄解紛書

先將他外層陣法破完。前人忿恐交集，勢必祇留初鳳一人，看守黃精殿中主圖。餘者傾巢出戰。那時諸位祇管應戰，由小妹一人用法寶護身，借隱身遁法，直入宮中，偷偷尋着陸龍等內應，問明藏水所在，盜了出來，先分出一位，帶了貞水，回山復命。二次再去盜他的元命牌，連陸龍二位，一齊救走，豈非絕妙。輕雲雖然素聞女神嬰之名，來時玄龜殿祇是初遇，不知他道法深淺。一聽他說得這般容易，雖是半信半疑，但是論理，也不爲無見。祇得暫且依允，到了裏面，再作計較。當下便由女神嬰易靜爲首，金蟬石生，一持彌塵旛，一持天遁鏡，爲易靜之佐。自己與英瓊爲殿，表面上是讓易靜做先鋒，其實無殊五人同進，以防萬一有事，仍可借彌塵旛天遁鏡，護身退却。易靜知道輕雲持重，信不過自己的能力，又不好意思違人善意，所以這等佈置，暗中好笑。仗着深明諸般陣法玄妙，愈要賣弄本領，使輕雲等心服。當時並未說破，一路觀查形勢，仔細試探前進，順着甬道，飛行了幾十里，遠近圓路平潔，除壁上神砂彩光照耀外，毫絲並無動靜，心中好生奇怪。

祇想不出是什麼原故 又飛行了十餘里 一問金蟬 已快到達第三層陣法 昨日金石二人 幾乎失陷的所在 正自懸揣 忽見前下面 一道光華 飛了上來 易靜剛要迎敵 光華斂 處 現出一個羽衣星冠 面如白玉 丰神俊秀的少年道人 見了衆人 也不說話 祇將手 連搖不止 金蟬認出是昨日會戰的金鬚奴 剛想飛劍動手 金鬚奴忽又借遁光 往甬道下 隱去 同時便有一片東西飛來 石生看出似一封柬帖 伸手接過一看 果然是一片海藻寫 成的書信 連忙止住衆人 大家聚攏一看 大意說陣法玄妙利害 羅網密佈 峨眉諸道友 不可深入 他本人受過嵩山二老大德 又承重託 理應少效棉薄 無奈此時 雙方已成 仇敵 不便面叙 他一人又難以拗衆 故將前三層陣法開放 等諸人入內 面交此簡 以 常陪言 此時有兩人作梗 諸多不便 請即回轉峨眉等過了三女壽日 定取貞水 前往獻 上 決不失信 否則此水現爲三鳳保管 藏在金庭玉柱之中 有魔法封鎖 即使能達宮中 也恐不能到手 等語 衆人剛一看完 那片海藻 忽然化成一股青煙而散 衆人看完那 海藻上所寫的字 畧一悄聲計議 神女嬰易靜 首先以爲金鬚奴言之稍過 把神沙甬道 形容得那般利害 心中不服 輕雲等也舉奉命取水 畏難而退不特不好交代 又值長幼同

門 各派羣仙 聚集之時 這般回去 臉上無光 石生更因母親爲三女劫持 被妖法困在宮內 以前祇當升了仙闕 每想慈恩 猶極悲痛 現在已知爲妖人所劫陷身魔宮 就此捨去 何以爲子 一見輕雲等沈吟計議 心中一着急 便含淚跪到衆人面前 無論如何 要請衆人相助 將乃母救返峨眉才罷 金蟬忙一把拉起 輕雲已說道 此事遠用石師弟重託 休說我等同門之誼 勝於骨肉 便是外人有此苦境 我等見了 也難袖手 事已至此 義無反顧 我不過見那書信看完 便即化去 據我推測 投書人舉動如此慎密 顧忌必多 第三層主陣 又是他鎮守 他已打了我等招呼 存意不惡 少時到了裏面 他爲形勢所迫 不得不極力攔阻進前 我等到時應該如何發付罷了 石生聞言 轉憂爲喜 正要稱謝 易靜道 這有何難 他既不忘二老恩德 打算暗助我等 即使爲妖黨所挾 力不從心我等念他良心猶在 動手時節敗了不說 勝了也給他留一點生路 放他逃走 也就足矣 看前面黑影中 忽有光霞出現 陣勢已然發動 且待小妹上前試他一試 說罷便縱遁光往前飛去 石生金蟬一見 正合心意 即否駕遁光 跟踪而往 輕雲原想與衆人商議 就着金鬚奴暗中相助機會 到了第三層陣內 用言語示意 表明自己奉命而來 絕無後退之理 金鬚

奴如允相助 便交手一場 暗將出入之法點破 或者一方假作敗退 由金鬚奴再用前法投書 說出盜水之策 自己看在他份上 也不傷害宮中之人 俟得了手 順便將陸蓉波救走 如化愛莫能助 再憑各人法力 相機行事 不料衆人這等心急 又不知易靜是否可操必勝 見英瓊也要相機追去 忙一把拉住 悄聲說道 易道友與兩位師弟都甚性急 成敗難以預料 我二人如見情況不佳 便將雙劍合璧 百魔不侵 且莫急於動手 等他三人不濟也好接應 魔陣利害 須要難進易退 方可萬全 說罷 才一同往前追去 五人劍光本都迅疾非常 就這說幾句話的瞬息時間 前行三人已衝入金霞之中 容到輕雲英瓊飛到 已不知三人何往 二人便直往金光霞彩 中衝去 紫鄂青索 雙劍畢竟不凡 那麼利害的沙障 竟不能擠壓上身 劍光所到之處 那千尋金霞 竟似彩浪一般 紛紛衝開 幻成無數五色光圈 分台不己 二人在金霞中左衝右突 除互相看得見彼此的劍光外 四方上下全是層層霞彩 氤氳燦爛 照眼生輝 那裏看得出前行二人影子 惱得英瓊性起 便回身迎着輕雲的青光 運用玄功 將青紫光華合在一起 化成一道青紫混合的彩虹 冷森森發出數十丈寒芒 飛龍天矯般 一陣騰挪捲舞 這一來果然有了效應 不消片刻 耳聽極輕

微的散沙之聲 光霞逐漸稀滅 忽聽一聲長笑過處 眼前一明一暗之間 所有光霞倏地隱去 近身不遠 有百丈金光白光一幢彩雲 和紅紫銀白四道劍光 正在往來衝突 剛剛收住 現在易靜等三人 二人剛要飛身過去相見 猛聽金蟬驚呼了一聲快回頭一看 一團黃光白氣 大約畝許 簇湧着一團霞光隱隱的圓東西 星飛電掣般 直往甬道前下面退去 這裏金蟬爲首 石生易靜跟着駕遁光追去 前面一暗 現出一片黃牆 已將甬道去路堵死 那裏追趕得上 輕雲已知陣法利害 連忙止住衆人 暫且緩進 商量妥當 再行下手 一問經過 才知三人在前 易靜自持道法高強 金蟬石生又因二次重來 知道那金霞是有形沙障 比無通的容易衝過 沒有十分留意 誰知剛一衝進 數十丈左右 劍光稍一運轉遲緩 金霞便擠壓上來 看似光華 沒有東西 却是挨着一點 痛便徹骨 而且壓力極大 迫得人氣都難透 幸而三人俱是能手 發覺又早 祇金蟬畧受微傷 一見不妙 忙將彌塵旛取出應用 護住身體 雖然未受別的傷害 祇是這次 要利害得多 敵人早有佈置 暗中運用不息 比不得上次陣中 無人主持 四面金霞像狂濤一般湧到 三人所經之處 層層彩浪 石生用天道鏡去照 雖不時將近身金霞衝破 一轉眼間 依舊濃密 顧

了前面 後面又起 金蟬算計輕雲英瓊 早就該跟踪而至 可是用盡目力 也看不見二人所在 還是易靜比較年長道深 因適才枉誇大口 地遁未成 自己反仗金石二人的法寶護身 心中未免有些慚愧 祇盤算怎麼運用法寶 出奇制勝 準備一出手便即成功 隨着金石二人彩雲金光籠護之下 飛行了一會 才決定將近多年苦功煉成 來用尋鳩盤婆報敵的七件至寶當中 有一件名爲滅魔彈月弩的 取出一試 因爲這七件專門尅制魔教邪法的至寶 煉時故非容易 使用起來 卽頭一件護身法寶 兜率寶傘 出手便可運用外 餘者大半都是由靜生動之寶 用起來頗費一點手脚 易靜爲報前仇 煉成這七件至寶 大費心力 珍愛非常 今日使用 尙是初次 因恐用出來 被仇人展轉得去信息 有了防備 所以先時頗爲遲疑 後見陣中沙障魔光 委實利害 決非別的寶物 所能尅破 再四躊躇 方行決定 他煉這滅魔彈月弩 採聚三百六十五兩西方太乙真金 在丹爐內 煉了三百六十五日 先將他融煉成了無色漿液 後用仙法 借巽天罡風 吹了七日 吹得漸冷之後 方放入憑自己心意 預先用五方真土煉成的模子以內 放入丹爐 再燒再煉 又是三百六十五日過去 才刺了自己一滴心血 去開爐結火 告成大功 此寶形如弩筒 藏着五顆無色

金丸中有機簧，可以收發由心，專破魔火邪烟，妖光毒砂，神妙無比。祇使用之時，須默用玄功，由本身三昧真火發動，方始有力。易靜因知敵人用的是天魔邪法，格外慎重。剛剛取出，準備停妥，將本身三昧真火，引入弩中，正要發動，恰值石生手中天遁鏡，突破一條彩術，長約十丈，易靜原是行家，一眼望到前面，光霞分合中，似有一個彩圈，現而復隱，看出敵人陣法，是不時倒轉，大家枉自飛行了這多時候，一定還沒有離開原地，氣忿之餘，猛的心中一動，暗生巧計，忙將手中寶弩，暫時停止不發，飛近石生跟前說道：「石道友寶鏡，暫且暫我一用，石生不知是何用意，遲疑了一下，才行交過，易靜接鏡在手，又對金蟬，道友道：『我們衝不上去，方向錯了，這邊走吧。』金蟬因自己入陣，始終不偏不倚，照直前進，除石生的寶鏡，是四面亂照外，雖有時回顧英瓊輕雲，可曾追到，方向並不曾錯，而且自己是一雙慧眼，明明好幾次看出，上次在第三層主陣內，所見圓形多柱，形如太極的圈子，在前面隱現閃動，怎會錯了方向，未免將信將疑，不肯回身，要知如何，且看十六集分解。

